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四如集卷三

詳校官庶吉士_臣李如筠

書事_臣呂雲棟覆勘

覆校官中書_臣汪師曾

校對官中書_臣李荃

謄錄監生_臣曹希焜

欽定四庫全書

四如集卷三

宋 黃仲元 撰

蒙古字學題名記序

蒙古字學者何上之人所以達書名於四方也是學也

以韻起字非以字起韻韻耳學字眼學

解二學字

韻有經緯

字有子母正未易精也學之所何甫地褊小以舊廣文

館為之禮殿類

泮字

宮居其左可以觀俎豆可以邇弦誦

肅如也學之齋何齋有四曰同文者今天下書同文也

曰正心者心正則筆正也曰升俊者升於學曰俊士也曰興賢者考其藝而興賢者也孰書之又孰名之翰林直學士雲溪張公也孰董之博士黃夢舉則行甫也學其學者誰國之貴遊子弟與秀才之能為士者餘五

十員學是學者復其身設科為最優藏於斯修於斯

學記

曰藏焉修焉時教必有正業

毋苟免學是學者必以時術業然後專

用而志凝而神毋自欺口試宜熟墨試宜精日課宜密

月課宜最

皆說字學之法

尚書御史實錄茲選

漢蕭何草律著法曰試以

六體課最者以
為尚書御史

徵令而比

試也

之勸戒而糾之必有籍雖

然字藝也學道也無藝無道無道無藝古人小學教以

六書形聲假借一一皆理六經中有奇字有俗字有讀

如某字有平音有側音又讀如某音而一字或該數義

君子之道孰先孰後藝云乎哉

此說字學皆道

裘點之語語也

魯薛之令令也

裘點之旅語魯薛之令弟子詳見甫田廟學記

告而諸生字字

從子

謂字之字從子也

學字從子

學之字亦從子也

事父母則為人子

必孝侍先生則為弟子必恭循天理則為君子必義孝

者恭者義者皆籍非斯人者勿籍

此二句應上
必有籍句

題漫翁林春山草韻序

歲辛巳冬十月漫翁草韻成

漢黃門令史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羸書之

謂之行草

出示黃淵天叟開卷詭

韻書作倭

然蔚然似清臞似峭勁

實精密實妙巧盤蹙迴斡字字中度叟曰何不書急就

司馬相如亦作急就章韻即廣韻中一東等韻計二百有六

何不作文選

文選周河潔所集公

孫龍口喏而不合古舉而不下乃逸而走

翁曰隨人作計恐終後人叟又試

翁平上去入字凡若干與若干韻翁應聲答韻二百有

六字一萬七百有奇世間萬書橫寫豎寫詞人墨客長

歌短歌盡在箇裏叟服翁敏口吐音嘔而退又一年翁序

引成來徵叟文諾未上藁又一年翁索叟不還叟乃

語翁書六藝之一形聲六書之一藝也六書一象形二會意三諧聲四

指事五假借六轉註有道焉習之童丱皆能不習老宿亦難俗之

趨科斗散軼易為篆隸蒼頡觀鳥迹而成字周史籀變科斗為大篆李斯取籀省文為

小篆秦字多用篆難成程草書之變迺始秦末一段氣之

殊風土不同操仄音亦異切韻之學來自西北一段世有

秦有周而字書不能少異乎秦地有東西有南北而韻

學不能不祖西北

一段

漢以來至于今皆然前乎此識古

文惟一揚雄

揚雄作訓纂詞續蒼頡中重之字凡八十九章

後人大類朦朧然

一法通萬法變草雖便急速視壁藏猶彷彿萬分之一

一段魯共王壞孔子舊宅得壁中尚書論語孝經山堂皆科斗文字

前乎此識古韻惟一

韓愈後人如調啞鐘然一音通百音叶韻雖約以四聲視

傍韻

四聲上去入

皆可出入

一段

翁雖後千年生於草書猶可

以想禽獸蟲魚草木之羣態與雷霆風雨山雲之萬狀

而意在筆前筆隨興到

說草字

於韻書猶得因翕闢清濁

之異

翕闢如開口合口撮唇開唇蹠舌垂舌等十四聲是清濁四聲各有輕清重濁

縱橫經緯

之妙別字義訓讀之名

字義訓讀即訓話杜林有蒼頡訓話李斯三倉訓話

而醉

後入吟吟時入腔

說用韻

草韻之所以作與

此句總管

昔曹景

宗不解書又不喜問率以意造晉帖操多作摻百寫類

七時師惟不曉音故不識字當走筆時波戈點畫豈能

一如古法

鍾繇弟子宋翼每畫一波三折筆作一戈如百鈎弩作一點如高峰墜石作一牽如百歲

枯藤作一放縱如驚蛇入草

草韻所以作與

一段叟又嘗攷漢初

蕭何草書

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

誦也

書九十字以上乃得為史是

時未有韻書所諷者何抑蒼頡爰歷博學章與又試六

體

六體即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書蟲書

課最者以為尚書御史史書令

史迺皆古文奇字

古文即蒼頡所作繆書即篆印漢興諸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有杜

伯度崔瑗崔實稱工張伯英轉精巧闕

篆隸繆蟲

古文奇字篆隸繆蟲即六體

又不教以草書何也或秦草未落人間與翁此書與篆

隸韻並行恐與漢初不合翁曰第書之以俟後身張芝

魏張芝善草書嘗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時稱曰張芝筆

史迺筆翁問答于集端耑

癸未臯月端午

爾雅五月為臯

鄭雲我存藁序

唐人語言妙天下者莫若韓柳氏韓以李漢一序傳柳

以劉賓客

錫

一序傳二序之所以傳者序乎文也文者

天地之正氣亦天地之奇氣天地間惟正人能養天地

之正氣故其文正韓氏似之惟奇人能發天地之奇氣

故其文奇柳氏似之柳之醇正固不及韓柳之奇崛亦

韓所不及天對文義聱牙難讀山水諸記出語崔嵬似

窘

音窘拘也

邊幅若段太尉

秀實

逸事狀老史筆當避三舍晉問

峭拔高妙夏出魏晉南澗田家等詩絕有淵明風味

以上

皆柳文

回視淮西碑中丞傳後敘鰐魚文毛穎傳南溪秋

懷

以上韓文

前後差相頡

音頡

頡

音杭

其與韋中立書論作文源

委一一有所自來

柳

殆如答李翊與誨館下諸生時

韓

政未可少柳而多韓韓亦正患不能奇柳亦正未易步

趨也

公文

酷似

柳故

甚取

柳

以韓不及柳之奇也

吾友雲我芳年韶妍凌霄

一武墮謫人間歎滄海之為桑田醉六經而營四海於

一武墮謫人間歎滄海之為桑田醉六經而營四海於

易獨論筮變占以測天機之乘除於史專論漢蜀晉以

閱人世之新故於人則論箕子子車以明道統之絕續

韻語掀鬣倒鯨散

上聲

語峭崖怪石對語崢嶸水擲戟紙上

皆見

音現

光怪前無俗人號文章家余嘗以雲喻雲之文

或如玉葉或如水紋或如車蓋或如魚鱗千態層層萬

狀紛紛不能皆長空萬里一匹如練也而行者行止者

止去自去留自留此雲之所以為雲而雲我之所以為

文也未知雲我悟入得之韓與得之柳與正乎奇哉奇

乎正哉予猶省童丱時君家世父

伯父曰世父

方叔以書贄

迂齋樓公問古文法樓復書曰學古文難識古文滋難

子讀世本國語戰國策否又讀易爻辭書盤誥禮檀弓

內則否方叔早年文聲儼儼

音獵說文長貌

氣吞學館惜其人

與可傳者不得而見見方叔猶子雲我亦奇人也文惡

乎而不奇韓柳而上更有人在雲我文豪未已方將余

無一毫可論序何可傳然雲我之文傳余之序亦傳余

之序傳雲我之文必傳載之末年附之青雲又一奇事

余名淵天叟字雲我中外表序敢辭

鄭雲我孔子年譜序

夫子儒之祖也儒而不知譜其祖恐如晉公之不知以并官氏對矣夫子生於魯襄二十二年而公穀書於前一年年已非月亦訛左氏又不書三家胥失之譜夫子惟司馬遷之史徵世家年表多相乖忤然於魯書夫子本末最詳深矣乎惜乎史遷亦未修之史也後乎此編年有書東家雜記有書今鄭君又有譜是譜也首以鄉

大夫二事壓卷前書之所未有謂儀封人請見為由魯
適衛時謂魯公問政及答季康子數問皆歸魯以來事
此見又確謂夫子未嘗師郕子謂行乎季孫三月不違
斯言非知夫子者此論又高雖然吾十有五而志於學
一章此吾夫子自作行狀以僕觀之留而殿在後殿於卷
之左方鄭君曰何如

講春秋序

談經難談春秋尤難高妙者誕幽深者晦新奇者巧皆

非也記經解

經解即禮記篇名屬辭比事即經解中有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之句

雖非

孔子語屬辭比事直勘得破孟子事文義三語

即孟子其事則

齊桓晉文三語

一大斷案汗漫如莊周只把道名分說最直截

馬遷謂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不待贊也諸儒之說出

其辭費矣費則差差則害道徐贍發題

贍字文遠唐高祖幸國學文遠

發春秋題論難風生隨方占對莫能屈

偏舉先儒異說分別是非乃出已

意折衷不知合乎夫子也否孫莘老

即孫覺

與一時名勝

為經社雖不主一人之臆說其間卓然獨見者為誰胡

旦編年先經後傳柳仲塗欲贈一劍意尊經也程伊川
初令門人劉質夫作傳後來却又親筆未知何以窺聖
人用心胡文定潛心三十年而傳始成夏時冠周月之
論至今可疑朱晦庵從諸先生長者聞春秋義例終不
敢措辭獨於大倫大法為有感焉陳止齋欲著後傳於
諸生中擇能誦者一人自隨似不草草謂書王存周正
未免又落科臼林艾軒主春秋無褒然太虛即六經若
何而求春秋鄭夾漈曰春秋者先後倫理之書而謂春

秋意出魯史非出於仲尼殊不可曉信矣春秋未易談也某老矣無聞舊讀遺忘茲辱朋友願相磋磨仰觀天道俯察人事欲以春秋溫習何如又嘗聞網山麥斜福清林清之學可號網山有網山集麥斜仙遊僧岩名講衆以春秋請山曰經未可遽言當自傳始舍經讀傳恐不就綱領處看取質諸同志曰可淵時乎此當繹所聞以求是正

通志序

代憲使孫澤

山川出雲開必先也屋壁科斗藏有待也曷先乎人先

時而已生曷待乎書待時而後出宇宙趨新主上右文
崇儒以道化風四方東宮濬哲仁孝以好學聞天下氣
數清明之會光岳賢哲之盛書於是時與人相值時乎
人也莆夾漈鄭先生著二十略外取歷代史粹音卒為一

書命曰通志某舊守莆求而未獲今茲省掾王某奉命
求書郡國是志與在數中鹽使方公出所寫本以授書

於帥府憲臺喜劇敦請博古之士鄭鉞陳子修刊謬正

訛某適弭節

音彌左氏左執鞭弭
弓不以骨節曰弭

八閩從吏

音縱茲事

晦者明隱者彰亦此書之當出與書乎書乎昔炬於咸

陽

文獻通考曰秦皇馭宇吞滅諸侯先王墳籍掃地皆盡此炬于咸陽也咸陽秦都

至漢而後

置寫書之官

孝武世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

覆於底柱

唐平隋王世充得隋舊書八千餘卷太府卿宋遵貴監運東都浮舟汴河以致京師經底柱舟覆盡亡其書

至唐而後完皮書之目

通考曰經史子集而藏書之盛莫盛于開元其著錄者五

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學者自為書者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

則遺書之出信

有時耶時乎時今其時乎人乎人上而甲觀次而翰林集賢國史院又次而行省帥憲二府非人孰能致之夾

滌先生多子長

司馬遷

之愛聯比詮次於前鄭陳二士以

更生

即劉向

之才校讎緝綴於後某於是賀此書之遭且

知二士用心之苦遂書於集之右方年月日某官孫澤敘

忍經輯要後敘

忍之義二忍於我則律己之嚴不忍則忿不能懲忿不能窒矣忍於物則待人之恕不忍則疾之已甚亂也克已復禮忍於我也犯而不校忍於物也顏氏之子蓋兩

得之子畏匡則曰其如予何壤也夷踞則以杖叩脛來
幾日見長者則責以饋啜謂從者為竊則於業屨不怒
孔孟於此或忍或不忍自有權度下之世此義不明避
兄離母者豈為能充其類乎簞豆不得見於色者又不
若好名之人也無他矢人豈不仁於函人惟無是非之
心故無惻隱之心此忍經輯要所以為世戒也深且切
矣其餘夷白鄭叟詳言之

李氏家集敘

河東員嶠李侯倜之大父某父某國初之勞臣也然亦
仁知人也度別分也合之機乘事勢之會識權變之宜使

玄黃者簞壺者侯服以附厥角稽首此豈孱夫弱子所
能了在韓村則一邑之旄倪活在交城則三寺之黔黎

活參陪行省轉輸蜀道則四川之兵民活是心所以不

忍者何惻隱之心也他謀臣策士懷雲起龍驤

晉王濬拜龍驤

將軍伐吳之想二父尚可為而不為未可已而

闕盡蹇之

節

闕

商羊乎家居嘯詠乎犀浦

闕

上之

人難強以仕則暗合於道闕養可知矣闕嗇之齡或僅

止下壽

五十為下壽

或未登五十羅

闕

之異又其昭明

焄蒿之著也二父之勞之闕之智如此為子若孫論譔

先祖德善功烈慶賞聲名於記有之侯所以自狀其大

父行義年而請名於當世通顯者侯之父則宋某也銘

二父姚某也趙某也傳二父者劉某序犀浦遐觀者劉

某也具見集中侯若曰人生東西南北不常味人善於

齒牙者極不過數十年歇矣銘藏諸幽集傳諸遠庶不

沒沒同煙雲變滅然後可以成二父之令名侯之思深矣侯之孝賢矣侯前集賢侍讀學士今中大夫南劍路

總管甫四如老叟黃淵覽侯斯文欽誦舊德張中丞傳

後敘

張中丞張巡也李翰為傳韓愈為後敘以補其闕文載韓集

段太尉逸事狀太尉

即鄭雲我存稿篇云云柳子厚為之事狀文見柳集筆法亦不是過侯差可與韓

吏部柳員外比肩矣於是為侯序於集之右方時至大

己酉良月

十月曰良月見左氏

姚野庵詩解序

心活動物也詩亦活動物也豈可以言語求哉惟不語者為上夫子絃歌而取三百十有一篇斷之以思無邪

一語即詩論詩他無文字洙泗言詩特子貢子夏見於

魯論耳齊魯韓毛四家出

魯申公培齊轅固生燕太傅韓嬰趙博士毛公

傳興

而經廢矣序文不知果誰所作毛莒於序猶無所與鄭

康惟序是信叔世講師又出入毛鄭間眇跛相逐笑者

孩之雖然語

去聲

初學者不為詁釋彼豈知或大或小或

博或約或顯或晦或抑或揚之妙此野庵詩解所以作

也是解也參之李迂仲訂之張敬夫序之可者從之否則正之謂風雅頌皆始於文王謂風關雎鵲巢迺應其聲謂二雅聲有大小非政有大小謂王風迺王城之聲謂國風無變風二雅無變雅談詩只消如此平易野庵姚姓某名某字玉融之韶溪人

表兄陳可山序

昔人以山號者多然俱不過因其居焉名無擇焉近世有曰此山曰亦山曰自山於名擇矣或所居非山而名

軒與庭又皆取可之義今吾力行新築一室扁以可山

雖因其居名義亦兩得之吾仲攷

古弼字

序謂可山取退

之盤谷序語而首尾以不一到為歎如退之新修滕王

閣記止五百五字篇終寄不盡意於言外也吾力行乃

又求一語於余余非子由豈解作賦使坡兄歎服然不

盡之意余尚能為可山言之可止可仕吾仲攷謂善學

者學孔子不知子謂仁者可以久處約可以長處樂則

止而約仕而樂惟體仁而盡性者安之何者山水外物

之可樂者爾非真樂也真樂之所寓而已來者為其景
而用其樂可山蓋用其景以寓其樂者也用其樂者山
水之可樂者盡則寂寥之態生非山水能使人寂寥也
其所以樂山水者偽故爾寓其樂者山水之樂在性之
樂有之外物之可樂者相為感發適然有契則好樂之
所形在我而不在彼也然則可山之寓其樂於山其得
夫子之仁與語曰仁者樂山可山仁者也故自山而觀
之峩峩其高者皆胃中之故物反而求之巍巍其中者

亦雄峙之形著寂然不動者俱乎其靜也屹然獨立者
同乎其壽也禽鳥之和鳴松柏之茂悅又與之均乎生
息也仁根於性山觸於目四時有以契吾可山之樂則
以我之可對彼之可而樂之自不能已也惟吾可山不
知山之為仁仁之為山故時之可止於此山而處約可
也時之可仕於此山而處樂亦可也真孔子之所謂無
可無不可此可山之所以名可顏回善學孔子者用行
舍藏夫子亦惟謂顏子而可而農山之顛景山之趾似

不容屑屑乎其遊者回之志願至此呈露蓋亦自其心三月不違仁者得之耳吾仲攷勉可山以學孔子之可余獨許吾可山以顏子之仁顏子之仁師吾夫子之仁也故有問吾可山於余者余必以是對雖未登可山之山而山已在仁中矣雖然可山之下有溪焉則水亦知者樂也吾可山何不以適類於余而名是溪曰可溪也蓋吾可山願有仁之名不願有知之名此溪所以因其居曰碧溪而不敢以名可若夫見仁謂之仁見知謂之

知可山自領會於胸次難與俗人言也昔老泉作木假山記猶謂魁岸踞肆意氣端重莊栗刻峭凜乎不可犯而岌然決無阿附意其可敬也夫其可以有所感也夫則吾於可山之山其不曰可山其可敬也夫其可以有所感也夫可山其必印可是年重陽後一日為兄可山再序

送歐陽臣夫序

斯文於宇宙間前水後水古今相續何嘗一息頃不行

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不作與斯文者吾夫子當在人
世時困悴無聊嘗十八九雖繩樞甕牖中道必行迨去
人間久天下像而祠之如前昨日道之行如前昨日人
事覆却萬方州縣學廢亦嘗十八九春秋祠遂俱廢而
逢掖者道吾夫子仁義忠信如取諸左右材父兄猶以
吾夫子書詔弟子矧坐講肆於馬隊時耶學不學祠不
祠不論夫子之道水之在地中也六學缺伏機發新豐
坑儒處
縣名 絕儒履跡此時猶有挾經為博士者

秦始皇於
坑谷為伏

機諸生至因發機填之坑六藝從此缺陳涉為王
魯諸儒持孔子禮器往歸之於是孔甲為涉博士金甲

排蕩青衿憔悴誰復知沮豆事衡山聞讀書聲便有西

河風味

杜工部題衡山縣文宣廟新學詩苑頭慧紫微無復沮豆事金甲相排蕩青衿一憔悴又云耳

聞讀書聲殺茂灾仿佛南紀波瀾西河共風味史記子夏居西河教授為魏文侯師共風味者言人樂其教

也人不以為夫子之道不行廢興絕續存乎人如何爾

游洋舊學在縣之震

東

學幾圯獨吾夫子祠在風雨所

逼丁丑夏燬於盜董學者熙熙來壤壤往縱掃地而奠

夫子猶不歆止假無官官之事無事事之心夫子臨而

災之乎求夫子顧非寢宮偶像非殿廬無以栖神明求斯文顧非庠序圖書非齋廡無以寓絃歌又非必肖堯

顓禹要

即腰字

臯陶項子產肩竒竒怪怪使人號為聖且

異然後為吾夫子又非必學老子浮圖法金碧綺繡光炯凌亂張皇尊嚴然後為其道行邑必有學學必有廟

廢者必興絕者必續然後為職思其居職思其憂

二句出詩

風唐游洋士汪汪也又母曰十室之邑不如吾夫子之好

學此事姑少須君四門裔孫拔君子林居諸生上蓋有

志斯文者此行朋儕觴之詩之或授首簡俾余莊之余
故勉之異時立石廟門又當為君書之卯年辰月戌日
東里四如居士黃仲元敘

送術者龜峰序

龜峯一日皸

音口擊也

戶訪叟劇談

周禮云凡四方之賓客皸闢

鞞

音展然

笑曰天下惟儒者為知五行非儒不知也人者五行之

端禮運六言

禮運言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

老宿或

道不出木神則仁火神則禮

東方春木於人五常仁也南方夏火禮也出漢書天

志文

正義中語俗師有不經眼數七數八誰不讀呂令問之獨陽不生獨陰不成則昧其來處天時地利誰不誦軻書詰之一畫為孤無畫為虛則茫然莫對五勝生一五壯終九不知祖於淮南子甲丙戊庚壬子為之本不知原於管夷吾水准木觸火化金禁土吐甲巳九丁壬六丙辛七戊癸五巳亥四此皆出於漢諸儒之口言天者求之氣言地者求之位俱不離勝復去化出入升降之妙素問一書最為精密謂談五行非儒家事惡可乎

叟亦口呿徐發一難五行化真前修嘗言之已六甲納
音海中天上此為何義或曰一三五七九其數或曰一二
三四五其聲峯將何從峯曰此即十二律還相為宮也
叟唯唯又送一難九疇一曰水以下箕子文也此千萬
世五行之本領儒家之嗣適七篇見知聞知之論言太公
望散宜生而不及箕子者何峯曰夫子定書洪範專為
武王箕子設七篇於是乎略叟起曰峯儒而博學者他
人不知峯者也峯獨五行乎哉峯曰叟知音者吾今賀

吾之遭矣

序贈吳丹陽

丹陽吳兄某富沙人精於課易扣之則曰易占卜之書
昔人以蔭叢著千齡蔡卜之占之余用錢卜重交單
拆蓋出儀禮疏非講師說且簡易也課外工拆字扣
之又曰昔人謂日月為易此拆字之祖日月以陰陽論
余以五行論字外工星數扣之又曰易於七十二候始
中終卦俱與經宿合談易而不知星辰之遠可坐而致

惡乎可然吾夫子引易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曰不占而

已矣易非專用占也蜀趙賓以箕子為茲茲

實為易論
易文以為

箕子明夷陰陽氣亡箕子茲茲者萬物方茲茲也茲茲言其根爻方茲盛也實妄說箕子字

於字何

義揚雄太玄參太初歷論休咎而出處語默之義則未

之知末矣丹陽客蒲將歸寓士交驢以詩余不能詩且

不能易唯大書一時字於卷之左時即易也數也年月

日大德丙午秋社戊申四如老叟黃淵七十六歲作

贈楊愚谷序

愚鄙人之稱非聰明者所宜谷山人之居非市廛者所
宜以山人而隱市廛叟知子有不獲已者矣以聰明而
學鄙人叟於子又有不獲已者矣昔猶有續命田今也
硤瘠幾何昔猶有止啼錢今也分釐亡有山雖深無樹

可以挂許由之瓢

許由人遺一瓢挂之樹上
風吹漚漚有聲以為煩去

性雖達無

帳可以讀王充之書

蔡邕人疑其得異書搜
其帳中果得王充論衡

子所以有

不獲已而又不獲已者也二不獲已而又資人以果其

腹子又大不獲已者矣游成都市日得百錢

君平賣卜
成都市日得

百錢足百則閉
戶下簾讀老子

子之計固未為左人世偏仄有賣卜天

津橋者

天聖末處士錢知微至洛遂榜天津橋柱賣卜一卦帛十足

子之術胡為而

神谷曰愚不能皆願中也十不失六七爾叟曰谷不愚

矣但自信其學勿視人而二三何門不可曳裾

鄒陽既出獄而

上客文辨著名
長裾曳王門

送林理齋序

友人理齋林兄謁叟有行色叟叩巽之曰之清源叟曰

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叟為薰沐命筮遇蒙

䷃

坎下艮上之

旅



艮下離上

蓋蒙二三四爻俱變也筮法占本卦及之卦

繇辭蒙以內卦為主其繇曰蒙亨童蒙求我利貞旅以外卦為主其繇曰旅小亨旅貞吉蒙有亨之理所以亨者我發之也然必求者之意專然後應者之意亦專旅寡助之至所以亨者處之有道也時非我所能為義者我所當盡雖然決疑者蒙不貞何以筮人方致精誠以求於我我當視可否以應乎彼與子言孝與臣言忠然後貞

嚴君平賣卜成都依龜筮為言與子言依于孝與臣言依于忠

逆境者旅不貞何

以安高亢而與物無偶則絕物邪暗而所比匪人則失
已或可為主或不可主可久則久可速則速然後貞孟
子之去齊滕夫子之客宋衛善用易者也用即理理即
用亨者其用貞者其理果貞矣蒙以亨乎人旅以亨乎
我有不動動斯吉遂書以贈其行郡人韻鄉黃淵天叟
春臺易圖敘

理者太虛之實義數者太虛之定分未形之初因理而
有數因數而有象既形之後因象而推數因數以推理

論理遺數惡惡可此朱文公啟蒙所以作也文公易得於康節邵先生為多春臺黃君之圖又啟蒙之義疏辨析精密神智盡在是矣譬如枝頭樹底一一見花活處不止擔頭看賣桃杏豈心猛氣粗者所能了了然竊有疑戴九履一之象圓五行生成之象方安知邵不以九為圖十為書乎圖書自圖書大衍自大衍以圖書而合大衍拘矣天地定位此八卦立圖帝出乎震此八卦舒圖或以前為羲後為文失之邵觀物吟乾遇巽時地逢雷

處天根月窟來往都春此解先天圓圖大易吟否泰咸
損恒益既未四象相反成六十四此解先天方圖不止
乾一坤八也數往者順知來者逆謂天地山澤風雷水
火此已往之象知來者逆謂曰雷曰日曰兌而乾以君
之曰風曰雨曰艮而坤以藏之此方來之事以左為順
以右為逆然乎不也九十九者著之體數用四十九者
以其圜而神也或以五行言之何哉歲月易邁義理無
盡長江浩淼

音香浩淼
水無際也

欲溯從之邈不可即何時一樽

與吾春臺細論此事為快敬書右方以答來辱大德丁未清明甫四如老人黃某七十七筆也

忍經敘

臯陶明刑而曰好生之德洽於民心孟侯義殺而曰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蓋刑者君子之盡心有當忍者有所不忍者當忍者豈仁人之得已不忍者乃仁人之本意我廉使懶齋孫公職司風憲於哀矜庶戮之時寓慈祥惻怛之實比出忍經示寮案掾史與閩惟多士意在

言外刑故無小是當忍者罪疑惟輕所不忍也不孝不

友刑無赦是當忍者無或劓刖人所不忍也孟侯臯陶

之心即我公之心此忍經之所以作與吁陽氣噓而靡

草死於夏

靡草草之枝葉靡細者生于至陰故孟夏陽月陰盛則死

雨露之中乃有

至忍陰氣吸而荔挺出於冬

荔挺香草也凡物之氣感陽者春仲冬之月陽方長

矣故出

霜雪之後有所不忍天道且然況人其代天工者

乎曰辟勿辟曰宥勿宥陰陽生殺時措之宜孰知我公

之用心甫後學四如黃淵敢僭為公敘於篇端

題宋蜀翁北遊詩卷後

僕莆士也壯年客遊江浙雖吳門

姑蘇

京口

昆陵

茗

音迢雲音躡

二水吳興

亦不能買舟縱觀况淮以北乎猶記樞相陸實翁

酒邊談維揚事悲歌慷慨令人淚墮言之夢矣大德壬寅郡博士宋蜀翁來踰期月示僕北遊詩卷然後知閱人世之險與求功名之難遇忻感戚或笑或吁寄興深遠似冲澹實壯烈而京師桂玉之地借書溫故豈易易得日日楊花家家芍藥春夏之景自佳狂飈早雪蒲簾

土炕南北之氣或異惜僕老矣前乎此不能奔車從蜀
翁後然名伯之坊猶昨九鼓之石亡恙此又僕畜眼之
未見暇日蜀翁儻緝御劇話不猶勝於登峯造極也詩
卷妄意朱筆數聯幸毋曰此老僭且繆小寒已巳日韻
鄉四如居士黃淵書於卷之左方

題黃耕叟存藁

時文小技耳然試之中否係乎文之工拙吾宗耕叟賦
劉亮論朗暢策明整而前軍尤萃其良不試則已試則

願中政未可以技小之雖然文謂之時與其高下時之
春麗澤百篇一變也時之夏精騎再變也時之秋濯錦
三變也迨秋而冬變之極則為已效體矣天運回旋冬
轉而春安知不復變而為麗澤百篇乎變而麗澤百篇
猶有老成人端章甫氣象變而為唐明水披沙揀金則
如囊沙背水非老將不能吾耕叟燈窗課兒試拾一二
篇何如庶異時可藉此為行卷

跋方石巖正通庸言

石巖此書中庸之義疏也以正通合庸而並言者何君子之道唯中故庸天下之理唯正故通中者其體正者其用庸則有常通則無弊但曰正通而不言庸恐不知言者以為奇但言庸而不曰正通恐不知言者以為俗所以合正通與庸而並言也或曰是言也又加中庸二章者何叟曰言豈若是其規規然巖書末章評史最有深意春秋一經猶權於衡故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焉焉遷好奇是非多謬况遷而下叟喜巖之善於立言也

不顯言之而微言之知者自知不知者自不知吁無黨
無偏者蕩蕩平平之道詖淫邪遁者蔽陷離窮之失甚
矣言之未易立也亦甚矣言之未易知也巖善於立言
叟何足以知之

劉畏獨答問

前進士劉姓肩吾名畏獨其號也閩人韻鄉黃淵天叟
字甫人有筆硯之雅一日韻鄉問畏獨之說于畏獨畏
獨曰慎獨二字自中庸大學始慎者畏也獨者我也中

庸言見隱顯微於慎獨之先示之以當畏大學言視指其嚴於慎獨之後甚之以可畏韻鄉曰所當畏所可畏者何畏獨曰理是已理即天之所賦於我者也無物不有無時不在天下之至當畏與至可畏者莫如理我之為我毫釐或悖乎理則不足以言人故吾夫子曰畏天命興思之學其有自來乎韻鄉曰是獨也人人之所謂獨必曰君子慎其獨者何畏獨曰小人不知畏天命故中慙者掩其不善自肆者無所忌憚君子知天之所以

與我者甚重故內省不疚於潛雖伏矣之地誠毋自欺
於惡惡好好之時韻鄉曰暗室屋漏慎則慎矣造次顛
沛則如之何畏獨曰易天命之書也素履獨行中行獨
復若指所居之地言日用之常而下係三言九卦正教
學易者以處憂患德吾德也夫豈易自易自我哉九
卦陰陽自乾坤來乾至健而恒易以知險坤至順而恒
簡以知阻物有情偽吾無作為吾惟知閑邪存誠而已
吾惟知終日乾乾夕惕若而已吾惟知敬以直內而已吾

惟知括囊無咎無譽而已善觀人情世變者莫如詩善
言天命者亦莫如詩平居暇日上帝臨女小心翼翼如
護元氣而及爾出王及爾游衍無曰不顯莫予云覲不
愧於人不畏於天跼高躋厚臨深履薄如集于木如臨
于谷多於變雅見之亦謂窮通之序如寒如暑世故之
來如風如雨明理達變者一付之自然而仁人事天孝
子誠身如執玉如奉盈如弗勝如將失之則不順逆異
其境哀樂貳其心也韻鄉曰言慎獨必言中庸大學吾

畏獨又言詩言易者何畏獨曰恐懼憂患人不能無大
學曰不可使吾心之不正貧賤患難或所不免中庸曰
不可失吾身之正鵠曰心曰身即畏吾獨詩也易也大
學也中庸也無二理也韻鄉曰畏塗者

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

相戒也

父子兄弟相戒而後出衽席之上至可畏也人

不知戒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此事大難君子必慎
其獨畏獨慙然曰我輩讀書理會何事命之矣遂筆其
語為畏獨答問

誨林于高冠辭

名岡

前進士林用可

名棟

之仲子于高岡冠父執友黃淵誨之

冠屬嘉禮請以冠喻初緇冠再皮弁三爵弁

禮記

所以莊

其首也凡人首高於身冠高於首所加彌尊欲成人者

德進而又進也譬諸山焉地勢之順而高莫如山山脊

曰岡順而愈順高而愈高者也詩興高岡者四獨卷阿

之九鳳凰鳴矣于彼高岡與君子游如長日益而不自

知與小人游如履薄冰每履每下幾何不陷此則而大

父矩軒先生敬而名之義岡拜而對詩意不然余曰閑
居記賦詩凡二而崧高惟岳峻極于天吾夫子訓為文
武之德表記引詩十有七而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夫
子釋曰詩之好仁如此中庸記言登高自卑而及於兄
弟既翕和樂且湛言極高明道中庸而及於既明且哲
以保其身學詩一一泥於文義皆臆書也于高聽叟之
辭然後知人之有冠猶宮室之有墻屋志在子

歐陽學修字訓

四門博士來裔臣夫梓之子至孫冠

唐歐陽詹為四門博士臣夫其來裔

韻鄉老叟字之曰學修學有小有大十五則志于大學

況成人乎至孫學大學矣亦知子曾子止至善以詩淇

奧取興乎至善者理義精微之極如切如磋者討論窮

理之事故曰道學如琢如磨者省察克治之功故曰自

修由百能而千能然後瑩徹切而不磋脫鑿耳

鑿居的切說文

銳適也一曰未燒者脫鑿蓋銳坯已成而未燒者

觸之則散由四勿而四無然

後粹精琢而不磨燕石耳

宋愚人以燕石為寶客見之而笑

察之則屬

偽物也韓愈詩居然見真
賈齊人曰鴈魯人曰真

舜大聖人猶無一日不學舜

之學雖無書傳可見然常如深山野人一切皆不能以
動其心必至於此然後為之至學夫子亦聖人也聚天
下之賢豪而傳其所傳猶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是吾
憂也俛焉孳孳不知老之將至則道學也自修也豈易
易事學與修一本學所以為修之之地修所以驗學之
之功敢以學修而敬爾名願為舜母為蹠願為孔母為
墨千里日至始于足下學修工夫爾其勗哉不則行百

里者半九十至猶不至非所以望吾臣夫之雅子

方天覺字重甫訓

人心之所以知覺者何天牖之也人眇然小天牖之若
孔易天曠然大人任之則甚重天若何牖之室以牖而
明心無竅則塞心與耳目皆天與我耳耳聽目視覺之
小心通衆理覺之大不立其大而從其小覺者昏矣重
如之何天者人之天父者子之天子之身父之枝天牖
之父教之思也若起行也若翼覺不知其為覺重亦不

知其為重暴者弗克荷

去聲

棄者鮮克舉猶正牆面畫且

息胥失之重甫重甫來前語汝一貫忠恕達則參唯士

弘且毅仁任諸已鑽仰雖勞學博入約回竭吾才如立

也卓大學一書在先明明克拓職分修齊治平乾稱一

篇事親如天或樂或畏子責當然宇宙趨新烏山如故

元氣清淑豈惟爾父天分學力兩遺後人重甫重甫拱

壁爾身

學孔字訓

名異

天叟之友君善留兄之子異丰姿清令性識機警冠前
二日語叟曰夫人處世不能特異者俗不能大同者介
余字異曰同叔何如叟復曰伯夷伊尹於孔子未嘗不
同而丑也獨以所以異問孟以有若之言對蓋出乎其
類者生與人同拔乎其萃者德與人異吾夫子所以不
獨賢於堯舜而又自生民以來未有不獨未有而又盛
也然則人患不能異耳雖吾夫子於逸民七人以下亦
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無可者不以可為主而有

不可者存無不可者不以不可為主而有可者存此吾夫子所以異叟請易以學孔字孔何余何鈞之人也然正唯弟子不能學也善學孔者莫如顏猶末由猶而微猶未達况由賜商偃乎雖然聖無二道人無兩心孔雖萬世而一人心通千古於一息論語二十篇皆吾夫子之道亦吾夫子之心也而學論語者自鄉黨入學鄉黨然後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斯可以語成人於是乎冠異今冠矣所以異于人者何曰異所願學者孔子惟學

孔子故與人異否則與人同奚其異

夾谷可與字訓

名立

夾谷可與之在門也度而文日以四書為問暇時請曰立以可與敬名願先生訓其義授之叟曰論語二十篇唯子罕二十九章最難體認此章重在權字自漢以來談經者俱以反經合道為權先儒謂權只是經又謂權與經亦當有辯吾子不字與權而字可與者何可與曰蓋欲識權之義必先知立之方立者自守之固也立也

齒未學與適道雖粗知趣守苟不固前功俱棄叟因訓之曰顏子得夫子博約之說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孟子之答公孫丑亦曰中道而立能者從之顏子之所謂立者中也孟子之所謂立者亦中也惟知所謂中然後知所謂權中未易知也執一則非中矣學道立權四字而立居其三此正是過關處學道而不能立則轉而之他亦易從矣立而不中安知權之為義哉權者所以稱輕重而取中也雖然夫子曰可與者可者當

其時之謂與之為言許也蓋學而適正道然後許之以自立許之以自立然後許之以權吾夫子十五而志於學三十然後而立立之一字不亦難難可與年駸三十從孟之所謂立而見顏之所謂立庶幾可以進吾夫子之所謂立歲月未艾工夫儘長可與勗哉異時人皆與之不獨吾與之

姚平山仲一字訓

夫子生知安行者也猶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

足不敢不勉此語原從何來蓋得於易之乾乾健故一誠故一夫子自志學至不踰矩無一時一刻不下工夫健而誠所以一學乾自中庸始庸者常也惟常乃一學夫子至于一然後庶幾夫子彼曰唯者何人哉誰謂華山高企其齊而仲一進之又進之

字汝亦說

名驥

平山猶子

兄弟俱

韶潤

坡云

花顏得酒尚能韶韶紅

妖韶女雖老有餘態驥

也又有妖韶女雖老有餘態驥

也又有妖韶女雖老有餘態驥

也又有妖韶女雖老有餘態驥

也又有妖韶女雖老有餘態驥

也又有妖韶女雖老有餘態驥

也又有妖韶女雖老有餘態驥

也又有妖韶女雖老有餘態驥

也又有妖韶女雖老有餘態驥

也又有妖韶女雖老有餘態驥

於第為孟驥名馬佳子弟肖之驥冠畢友人黃淵曰汝

來前吾語汝睇驥易亦驥難睇願學焉亦斯齊矣驥之

可稱者德非謂日致千里曷謂德調不駭興良不跲齧

閑之維則

此一句出詩

翼翼斯臧人於子弟願為良不願為

駑願為駿不願為驂

玉篇音蒙士東切驢子也

不遲頓

韓詩曰駑遲頓

不

跲弛

漢書曰泛駕之馬跲弛之士跲落無檢局放弛不遵法度

不齷齪

齷齪齒齧相近聲

亦

不厲搏

厲搏晉問云喜者鵠厲怒者人搏

教則指毛命物

朱子云毛齊其色物馬

齊其力凡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頌之凡軍事物馬而頌之吉尚文武尚強

旅立相馴驤則

風駿

音霧霧鬣東坡詩風鬣霧鬣寒颼颼

駕雪來下

二句出晉問

非人中驥

乎顏淵於舜曰有為者亦若是揚雄於回曰晞顏亦顏之徒余敢字汝曰汝亦

夢雲夢雷伯仲字訓

雲字祥甫雷字澤甫

魁樞忠肅公

公名文龍

之子伯夢雲仲夢雷公在之日命之

也雲也雷也於公名同類而相感者也公之意深乎哉

然則曷敬二子名雲之閑抱幽石依深谷雲之神沛雨

而徧乾坤捧日而端至尊

詩云歸去不疾雨虛岩抱石眠公羊傳曰觸石而出不崇

朝而徧雨乎天下

吾字雲曰祥父雷之伏孕根荂保蟄藏雷之

起發駭響於地中騰百川于天下吾字雷曰澤父雲屬

坎大象言雲者二將作而未大故屯雖小而未垂故需

何以故險猶入而未出也出乎險則施平矣人世有平

有險險則隱絢然五色賢人祥也韓賀慶雲表五采五色光華不可偏觀

平則見爛然輪囷屈曲盤戾貌歌云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慶雲朝廷祥也

宋書曰慶雲五色太平之應也忠肅公之以名汝雲也以此震為雷象

於屯卦獨曰存雷一而再故曰存敬天之怒當恐當懼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何以故氣猶逆而未解也逆者解則雨

作矣人境有逆有順逆則困衡拂亂動心忍性辟

辟音闕除

也陰養陽卷

去聲

之澤一身順則發潛振槁聞聞

音田雷聲

天衢莫我敢遏鼓之澤八方忠肅公之名汝雷也以此祥

父從忠肅公以死生險阻備嘗矣澤父思忠肅公之不

生還創

平聲

巨痛深矣憂不極者智不明困不深者思不

發天之成就大才也每於窮因為造化降之祥澤汝後

必矣二子者慎而

汝也

身勉而學以答天意世故風雨何

足以動汝哉

伯俊字訓 名髦

實父亞余十歲餘有子伯俊冠余不及從賓贊後賀之

日伯俊以見鄉先生之禮見

去聲

睂宇軒軒韶舉

韶和義

和暢見

正韻言其生質之美

居然是出羣器實父曰有可以善善否余按

爾雅曰髦俊也註云士中之俊如毛中之髦然則詩所

謂譽髦斯士者其俊士與又按淮南子曰知過千人謂

之後十人謂之傑夫一人而蓋十人之上難矣又蓋千

人之上愈難矣然傑以天資言俊以學力言傑以才言

俊以德言資不可恃須學以將才不可銜須德以充人
豈易為哉學者學為人而已未冠教之小學所以養材
而育德已冠教之大學所以長才而成德冠責成人之
道人孰大人身為大又孰大人倫為大冠義記誠身為
上盡倫次之大賢地位由此階升顏子之為顏子者由
謹視聽言動之四曾子之為曾子者由敬容貌顏色辭
氣之三故回居四科之首參於晚年傳道最先夫子猶
曰回其庶乎孟子猶曰事親若曾子者可二者咸無焉

衆人矣何以爲髦士何以蓋千人之上伯俊勉之若夫

年少氣盛色矜意高

此二句
爲冒

謂能文章爲俊角勝于脣

距之場

二句
一謂取功名爲俊挺立於風浪之津

二句
一如意如

天邊鵲飛有息時如冀北馬馳有止時竊竊乎何足長

雄一世

三句
作一意勉之詞人所共知戒之詞出

伯俊

戒之

彥聖字訓名宜春

乾坤軒豁日星明

音既

也人生其間或一值焉舜臣五

武臣十唐虞之際於斯為盛山川出雲有開必先當之

者維申及甫東周仲尼七雄子車斯文之傳千萬萬古

然當年老身未嘗一日泰猶之潤溽也而禾盛

月令六月土潤

溽暑禾盛者感火氣也

蟄坏也而鞠黃

月令八月蟄蟲坏戶鞠黃者感金氣也坏音陪

閉

塞也而芸生

月令十月閉塞而成冬芸生者感陽氣也

俱不如勾畢出萌盡

達之時

二句出月令季春之月條

惟人亦然天之生人也不偶將福

祐而家扶將而身必稟之以中和之氣必畀之以賢聖

之資必開之以明昌之運人生于中國又生為人又生

為丈夫此身不貲

貲音咨史記不訾之身謂貴重無量可比也通作貲

夫豈易得

為雅子然後貽父母以令名為吉士然後副國人之幸

願為良臣然後為清朝之瑞物非但曰饑食渴飲夏葛

冬裘而已非但曰服備可以成人矣吾友戴君存厚之

嗣適

音嬌

曰宜春孩名也問字於余春字六經何訓余以

鄉飲酒義六言

言字也下春產六字是也

對春產萬物者聖敢奉字

曰彥聖甫彥美也聖生也君與先大夫種德未食其報

有子如春生意方將美哉美哉詩曰彼其之子邦之彥

金史四十八卷
卷三
今果如是余與存厚閑我弟兄老伴願見之子如唐虞
成周也豈不美哉美哉

明卿字訓

名惟月

吾鄉莊敏龔公之族子惟月冠其叔景陽請字於其師
閑我閑我以明卿字天叟為之訓曰月受日光故與日
貞明而不息古人制字所以從日從月為明雖然日無
盈虧月有圓缺自哉生明而之望明者漸盛而漸滿自
既生魄而之晦明者漸減而漸消然消者固未嘗消而

明之本體即在人雖負陰抱陽以生陽為一身之主幼而冠冠而壯自哉生明而之望之月也壯而衰衰而老自既生魄而之晦之月也養之以理義充之以學問一點光明皦皦生白何少何老昏於情蔽於慾入歲以來即有蒙氣矧及耄乎昔謝重侍王道子坐月夜明白本傳作明道子歎以為佳重曰不如微雲點綴道子曰卿居心不淨乃欲滓穢太清耶事見本傳此事雖小可以喻大明卿戒之母歎

林則時字說

名宜

韻鄉老人黃淵天叟之友清逸處士林伯雨之良子宜
韶妍警敏有蒼老氣處士愛之叔父冲素處士尤異之
歲己丑十一月丙午朔日南至之明日冠前期處士語
叟某以則時為吾子敬名請所以訓叟曰宜者當然之
理時者介然之幾孟曰
介然理若典要時有變易以權合經
則存乎人易彖傳於頤大過解革言時於坎睽蹇言時
用而言時義者四時與義皆兩事獨於隨曰隨時之義

與豫遜姑旅不同義者宜也隨時之宜不繫乎人故隨
貴變也隨之義大在學者則審已而隨於人臨事而擇
所隨皆隨也有可隨有不可隨是謂時措之宜苟以無
可無不可為隨惡乎宜乎人性皆理不能無欲氣質之
用狹問學之功淺於是公私非是剛柔緩急長短小大
先昧乎介然之幾動靜損益出處語默取予辭受俱越
乎當然之理惟不識時故不達宜隨之爰丈夫皆陽小
子皆陰係陽失陰居正者也係陰失陽從邪者也已居

於正凡事皆正已從於邪凡事皆邪苟隨乎哉則時春秋尚富驟難語易然既以成人見丈夫小子當謹所隨
叟敢申時之義而祝以詞曰

聖人即乾惟一仲尼稷回參伋賢者之隨軻深乎易
其庶乎幾楊墨子莫三者俱非改而他師陳相夷之
正乎不也善惡兩岐而則時甫謂起家兒昨昨今升
如牆築基大體小體慎從爾思舍賤就貴清斯濁斯
稱量尋尺範我驅馳學道立權惟君子時衣去聲茲德

言福祿來宜

顧舜可字說

名松老

天地人物通一氣耳木之受氣有淺深厚薄松也稟天

地之英氣故為百昌之傑

仲尼曰受命于地惟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于天惟

舜也正幸能正主以正衆生此說蓋本於此

人之受氣有昏明清濁舜也稟

天地之正氣故為羣倫之冠是皆自然而然者雖然君

子不論氣木心不正脈理皆邪松唯有心貫四時而不

改柯易葉人所以虛靈知覺者心心之精神是謂聖聖

豈異於人哉順其天盡其性耳舜此仁義我亦此仁義
舜此孝弟我亦此孝弟此心之存曰我即舜猶之松焉
中堅緻而潤澤自根實而神王豈必注沆瀣之華薄日
月之光然後可以柱明堂而棟大厦余友閑我之子松
老冠以舜可敬名千歲之材養於拱把昨視如嬰今視
如龍虬角雖弁鱗髯未蒼積之以年月培之以學問老
之以師友勿蝕之以好樂而害其長勿薰之以聲譽而
耗其實勿深之以嗜欲而搖其本天真全而本性得松

乎舜哉舜乎松哉叟亦閱世卧雲壑者愛吾舜可如子
姓願吾舜可封殖之

傅彌年字訓

名九成

傳元楚之孫與點之子九成名清令可愛踰就外傳之
年二受業於余啓發之資達憤悱之志遲長善救失

余之職也設弧之旦乃先吾魯中叟一日

孔子魯襄公
二十二年庚

戌歲十一
月庚子生余心竒之雖未冠預為之字曰彌年彌之為

言益也久也年之為言壽也耆也舜樂九成逮周之東

幾二千年而魯中叟猶在齊聞之德之深者樂之入人

亦深豈可以歲月計之雖然年彌高難難德彌劬又難

難禮經冠字之詞祝之以成德祝之以集壽

集壽之大者壽千歲

滿五百則色白

蓋欲其德與年俱進進不已也德者何事親孝

敬長弟存心仁制事義盡已忠待人信而又詩以養其

情性禮以束其肌膚擇正人之居遊遠損者之友樂藏

修息游不離乎師夫然後德偕身長日益而不自知昌

而熾者而艾不知老之將至也年彌高德彌劬惟魯中

叟一人當之或曰衛武公亦其人也余於是訓其義以授彌年彌年志夫子之學者也武公事業又係乎時之我以爾聽余言毋忽

林于高三子字祝辭引

前進士年家子林于高之子伯肖祖仲肩祖叔肯祖幼而知學音旅語叟曰晉人呼名為小字柴桑翁靖節之子

孩名之曰儼字之求思余欲援陶例為三子請所以字先生其惠教之叟諾而未暇一日過于高所呼三子前

誨之曰材衡宗薄公而曾大父也松湖宰公而大父也
而知爾父名汝之意否叟為若各訓以字而祝以辭若
其聽之母忽

師說祝辭

肖祖字

昔傅氏說審象惟肖待以師臣置之廊廟問答三篇如
天兩曜典學二言君道體要矧人子者聿念厥紹詩禮
傳家用功在少敬內義外父教師詔毋侗好佚毋浪詭
笑字爾師說期爾英妙庶肖而祖之才之仰

師孔祝辭

肩祖字

昔端木賜喻牆及肩衛聖人道日月與天雖未至孔得
孔之傳性及聞道晚異早年矧人子者筆耕書田養正
於蒙習慣自然毋為物誘毋為欲遷必弘必毅任重力
專字爾師孔期爾聖賢庶肩而祖復舊家範

師旦祝辭

肯祖字

昔周公旦堂播曰肯大誥告王明訓炳炳特友其辭以
教以敝俾無棄基歷年有永矧人子者學為本領禮戒

金匱要略卷三
四非日常三省透善惡關造聖賢境當仁不讓做第一等字汝師旦期汝忠鯁庶肯而祖盛名鼎鼎

以辯以順字訓

以辯井之字以順井之字

叟祝于高三子以字高之兄于野又請曰行可叔父之

子二曰井曰升俱可教先生亦贈以言叟答野曰易大

傳三言九卦

三陳九卦以明憂患之道復謙復恒損益困井巽九卦一言井德之地二言井居其

所而不遷三言井以辨義

其三於井曰井以辨義井雖居其所而不

移汲者往往來來所以汲者或大或小或木或缶應之

多少各隨其宜此謂辨義人之酬酢事物亦然敢字并
曰以辨辨即明辨之謂善惡不辨寧合於義易大象
言君子五十三有言在上者有言在下者有兼上下言
者各有受用處升曰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木生地
中日高一日此升之象而必曰順者蓋惟積故高由小
而大木之勢順也君子觀象而順自有之德性於小者
日日積之未有不極其高大者此心此身至切工夫不
善學者每於小善多不屑為逆矣又安能積又安能高

敢字升曰以順先儒讀大學誠意章方透善惡一關爾
辨爾順戒之戒之野命二子拜曰敢不承教

林起東字訓

名寅生

叔父林某為其兄時軒之子寅生冠字則朋友命之禮
也易說卦曰帝出乎震震東方也漢律厯志曰引達于
寅寅於方為東於時為春天時人事於此乎始書言東
作者謂萬事至東而俱作非止農功也一歲之計在春
一日之計在寅一生之計在少少而學者大明東生然

後晉而中天不學則晦明者損矣昔晉趙文子冠見韓獻子韓戒之曰此謂成人始與善善進不善歲由進始之一字旭日始旦之義也戒爾寅生字爾起東此余所以覆露子也起東勗哉

甥孫郭啓翁智遠字訓

啓之為言開也譬之戶焉闢則通闔則塞人之所以為人者心也心之所以通達者識也仁義禮智皆心所有雖仁為先而智實重于仁是非之心不明則仁義禮智

皆失其本心矣詩云天之牖民如璫如篴天之啓乎人者在一牖字伊尹曰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人之啓乎人者在一覺字牖惟虛故明心惟虛故智心之智在覺惟覺則悟入錫郭之仲子曰啟翁余為之字曰智遠人而不智心孔其開乎雖然啓之者天也使之知所以啓而啓者人也人非學不成學非師不啓人誰不智氣貳之欲參之啓者塞矣吾夫子之於門弟子曰不憤不啓俟其自憤而後啓也憤則智之天即在啓則智於

理必明愈廣大愈高明智其遠乎然則智之所以遠者
自學始學日廢則識日卑智若何而致遠師之良友之
勝前之鍵鍵音鑑
管鑰也今之通啓矣知奚止於一室之內宇
宙豁如古今昭如遠矣若夫傳巖老子啓沃一事余未
敢遽言之高智遠智遠母為人下最哉最哉

林景惠字說

名和

余友林德符之仲子小名佛奴蓋感吉夢名之也將
冠謂與伯子之名不類更名曰和字景惠屬余訓其義

余曰人於天地之性一而氣質或失之偏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人不皆吾夫子也中節之和十人中八九失之況制行乎和而不以禮有子患其不可和而不流子思然後許以強哉矯生斯世為斯民同流合汙以此為和不然昔者高辛氏子豹之惠貍之和各盡其一俱謂之元之二言而欲兼有之不亦難難後來魯展氏季百世之下聞其風者薄夫猶可使敦鄙夫猶可使寬和幾於聖矣孟子車尚慮學之者其弊流於不恭蓋學之者

但知季之和而不知季之介季降志辱身矣而言中倫
行中慮事人以直斷不枉道雖三公莫易其介徒和乎
哉景惠景惠而知而大人命汝字汝之意否而質過于
狷狷雖行已有守惡乎和而量失於褊褊則待人太狹
矯其褊而歸之和如魯男子之學惠也斯可謂之和矣
汝聽余言可當佩韋毋忽

洪與我字說

名恩

先友洪德章之孫恩祖命之名也將冠乃翁問字於叟

叟曰人生在三君父師也戴履中間食土衣毛此君之恩也鞠我育我顧我腹我此父之恩也匡之直之輔之翼之此師之恩也入而侍親知所以孝出而就師知所以敬仕而事君知所以忠此為人之大閑也雖然有此身則有此性性孰命之天命之則此恩若何而報之乎

四端五實天既全而與之人而為人亦當全其所賦

賦布

也分也付與也

付而有其所有視聽言動之勿非禮而後謂之

奉天容貌辭氣顏色之貴乎道而後謂之順天侗好逸則

襲天矣邇宵人則逆天矣君者臣之天東西南北唯命之從可也父者子之天不虧其體不辱其親可也門弟之師夫子蓋受罔極之賜喻以日月而未足又喻之以天不可階則事師猶天也天豈易事哉雖然知天之與我以斯道也當自學問中來學有二曰知與行孟子車曰知性則知天知之事也養性所以事天行之事也又謂耳目心三者皆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弗能奪此其為大人而已矣大者曰心之官則思也

恩將冠則學為大人矣叟於是字汝曰與我蓋以天兼君父師言也事天則知所以事君父師矣張遠公西銘一篇盡之乃翁其以此誨而子與我而衣斯言

陳汝作字說

名雷霖

鄞江陳耀卿之雅子芳年華月清令可愛慕道而劬書不遠訪天叟于莆叟扣其名若字以雷霖國濟對叟曰濟者舟楫之事不如霖雨之難雨所以澤天下蒼生也國云乎哉為之更曰汝作易屯解二卦俱震與坎雷之

鼓則為雨其未作也屯之象其既作也解之象屯者君

子以經綸之時

經綸者屯難之世君子有為之時

屯之亨則施光矣解

者君子有攸往之時解之動則夙吉矣

若有所往則宜早往早復不可

久煩擾也蓋解出初險

雖然易不言霖者何雨三日以往為霖霖

即雨也雖然乾言雲雨而不言雷者何乾之初爻為震

震為雷時方就潛而未躍故霖亦渴而未作飛則雨施

平矣雖然見龍在田德博而化是亦大人作霖之事也

維昔高宗中興商室此飛龍之大人也有臣曰說起於

傳巖此見龍之大人也以大德之君遇大德之臣作霖之寄不仰諸說則仰諸誰時之未則潛時之以則見聲應氣求霖其作乎爰敬汝字曰汝作甫汝作歸而復于乃翁翁必曰作霖相業也說之相業蓋自學始叟誨汝以學今日之學異日之行汝作其以此字為字

陳耀卿字敘

名暉

易小象傳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光者明之體暉者明之用光至於暉其明著矣暉至于耀明又盛矣嘗譬之

日光其質也暉旭旦也耀則中天而明無不照也天地
始判日即生焉若非日昱乎晝宇宙晦冥萬物何所覩
哉人之所以光明俊偉者以陽明之氣塞吾其體也故
積中發外如日之暉學問之充事業之見炳炳烺烺照
人耳目又暉之耀書曰爽邦由哲哲即暉之義爽即耀
之義爽以事言哲以人言以哲人而理邦政事事爽
明明白決矣吾曜卿之名之字以此或曰前修名褒字貶
今曰暉又曰耀毋乃非用晦而明之理曰不然君子未

嘗不晦其明也而明之誠形自不可掩丈夫礪礪如日
有豁達無晦昧不者幽陰之小人耳昔裴耀卿字煥之
於唐貞觀開元間有直聲後來官至平章僕射豈拘
拘以名褒字貶為例乎吾耀卿之名之字以此耀卿名
暉族陳氏鄞江人今佐清漳府幕余因字其子汝作
并敘耀卿所以名字之義余莆四如老人黃淵天叟

大年字訓

名煥孫

從子身道之子煥孫設弧日伯祖名之年十八將加元

服伯祖又字之大年穀熟則人民育五穀皆熟斯大有
年煇字從火從育穀雖生於土潤於雨炊爨者火饑饉
者亦火也

饑甫云切半蒸飯饑食也音熾

非是惡乎育農之殖苗苗

冀其秀秀冀其實然後謂之有年蓄之豐積之高又
謂之大有年人之於學亦然學所以育德也如坎之
泉養於蒙如離之火進於晝則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
年彌高德亦彌邵矣而知伯祖名汝之意不也而氣質
非不美剛或失之過而問學非不諄時或失之急過非

中也怠自棄也皆德之累旭日始旦母寒于陰雨雪萌

方茁母失于野燒

音少野
火曰燒

而欲為大人者當防人心之

危深慮旦氣之枯親正士則謹繩墨就良師則知詩禮
磋之磨之緝之熙之猶農力田年年而大有年老伯祖
豈不願吾孫之為佳兒乎八十翁下筆至此感慨不少
大年其衣此德言母謂我耄

喬年字訓

喬字喬年知名疇祖號東軒行兆廿九
官登仕郎興化路儒學教授四如公嫡

孫

翁老矣欲見一孫六十四歲梓也房下得長頭兒時至
元甲午四月二十三日也喜劇醉劇弧矢之旦命以疇祖
蓋翁號書疇亦蘄此孫耕書中之田享書中之壽也元
貞丙申甫三晬翁語疇曰汝若冠翁名汝燾字汝喬年
梓而父也從木燾從火又取生生不窮之意未及援陶
翁字子例外表孤山聞之遠寄字義謂吾道之傳與天
覆照同一悠久似大而夸或者疑之疇年十七翁又及
見汝冠矣一日微熏快著數語人生難得男子身又難

狀貌有雄偉者有奇怪者俱不若精神之淳容止有重遲者有皎厲者俱不若氣象之雅識見有曠遠者有深沈者俱不若學問之高精神闡颯豈胡耆之相氣象便儂豈致遠之器學問卑陋豈典刑之老燾字從壽從火翁祝爾壽汝精神淳則生於色見於面爾氣象雅則望之儼即之溫爾學問高則過則聖及則賢學問二字又精神氣象之本領養自家心濟自家身始則十五年一進自三十年每十年而一進至從心所欲不踰矩地位

然後等而上之且八十且九十且百歲不知老之將至
豈不光明俊偉哉不則悠悠失之于前又不汲汲償之
於今精神氣象俱不惶惶枉過歲月夫奚益翁年八袞
蘄汝為起家兒又為保家兒使邦人士稱願曰四如之
孫歸歸喬岳翁與而父喜當如何喬年勗哉慎哉憲再
拜曰敢不佩服大父之訓

昌年字訓

熙字昌年號耕道行兆三十五官
將仕郎漳州照磨四如公次孫

天叟以五行闕水請於先君更名淵梓以子材字水生

木也子材之子孩名疇祖光祖俟其冠也孟名燾字喬
年仲名熙字昌年卜於先聖而協木又生火也熙於書
傳訓廣於周頌鄭箋俱訓光明獨昊天有成命篇毛
傳訓廣而鄭謂廣當為光酌篇鄭又訓興廣也光也興
也字訓雖異於義可貫而一熙字從火地二生火質若
微而未著及其炎上大有之在天上而文明重離之照
四方而麗正豈不熾而昌乎辰為大火於人猶少之年
也午為鶉火於人猶壯之年也人之年學問貴少事業

貴壯少而學問始旦之旭大昕之朝暉如也壯而事業
晝日之接庭燎之會則有光矣然事業之係乎天者不
可必學問之盡諸己者不可廢學問緝熙於光明則可
以續詩書之燈可以嗣父祖之徽不惟亢身而又亢宗
不者影響昧昧老而無聞與夜行而不以燭者何異若
夫事業之來行其素學不必矜察察之政不必求赫赫
之譽亦必炳炳烺烺為一光明俊偉底人庶幾熙熙乎
廣哉功名久遠理義悠長而昌爾年熙也允臧時大德

癸卯秋光祖第二晬之旦大父四如老人作示子材教
昌年

昔爾大父命名曰熙爰字昌年預作訓辭熙字從火
昌字從日火日光明義訓則一汝今冠矣惟學則明
如火始然如日方升傳書傳人祝爾遐壽旣昌而身
復昌厥後至治初元清明後一日父梓書

四如集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四如集卷四

詳校官庶吉士_臣李如筠

主事_臣呂雲祿覆勘

覆校官中書_臣汪師曾

校對官中書_臣李荃

謄錄舉人_臣孫炯

欽定四庫全書

四如集卷四

宋 黃仲元 撰

清逸處士春山林君墓誌銘

嗚呼天人革命之際仗節守義世自有人直少耳山林
皐壤之士履潔高蹈又一輩人若夫城是民非火水焦
没人皆遠嫌謗算成敗事如蟣虱誰爬梳之士有不幸
身值時危浪驚施旋若亡楫維春山林君伯雨雷龍所
以冒風塵而不辭君豈樂諧附邀顯融者姑尚抑齊陳

公

尚即尚公主之尚抑齊蓋雷龍之姑夫也即忠惠公陳韡

開閭秉樞君朝夕侍何

官弗可廼廻翔隨計甘垂翅於青冥仙冠鼎沸君逝難
客止北山方公思練事達變者左右之檄君叅錄令莆
田無何陞佐郡改宣教郎北騎環城來之皆坎命隻患
深墮乎樊中興圖混官制行君以治中署郡事不年餘
流離集震撼定君精神倦閉門卻掃而清逸之褒渥矣
鴻已冥飛猶離矰繳雖家事落然而賦詩怡然耕吟前
藁予跋醉吟漫吟後藁予敘本生父大有母葉氏更葬

予銘已系家牒最可痛者世父大存卒君後之伯氏霖
龍卒君元妃黃夫人子世雄後之世雄與季敏孫死兵
夫人前卒繼陳氏子猶子宜翁宜溫恭善為子婦貢士
黃鎧女十年君卒又五年宜夭母陳氏以宜兄伯奇次
男富孫主宜喪彼蒼迴幹胡為是區區者不畀于君殊
未可曉君貌魁梧襟坦夷詩精毛氏故

故謂經之旨趣
云訓故舉大義

而已

史熟司馬治鑑書工顏筆天文地理貫穿融液辰冬

末疾帳坐

末疾謂手足緩急

猶校唐詩明夏端午再作手教囑

宜學禮於余余亟存問連呼易簣者三

曾子寢疾童子曰華而晄大夫

之簣與曾子曰斯季孫之賜我未之能易也元起而易之

死生大聚散矣君生乙未

正月歿癸巳五月年五十九宜生癸酉四月歿丁酉三

月年二十五伯奇卜是歲閏臘庚申葬君延壽羅峯原

以宜祔女子子四長婿教諭陳大雅男良燾次與側出

住奴許嫁傅黃宦族幼恃其母孫男富孫女二伯奇飲

泣謁銘予書曰

先賤後貴者多壯達晚窮者幾窮似達貴似賤者此

莫之致而致君跋扈於景定驅馳乎丑寅無須臾之
樂有寵辱之危殆如沐而求解未有騎而不下覺今
昨之是非付春華之開謝雖令客之不來幸處士之
可書竹風燥兮霜梧雄鳳去兮呼雛造物者未定君
父子竟制於天歟造物者果定君子孫其必振歟嗚
呼

韶溪姚君墓銘

屠維單閼之歲

屠維巳也
單閼卯也

閼逢閭茂之月

閼逢甲也
閼茂戊也

前

福清尉姚勉將葬其父

闕

走隸人以善狀來謁銘曰銘所以繫名傳世先生諱淇字景瞻世居莆之韶溪因號韶溪曰朝嗣者晦德不仕曾大父也曰野庵先生隆贈朝散大夫者大父也曰龍川府君直夫階至朝奉大夫者父也配魏氏息九人男君錫君煥俱夭君舉為伯貢士元泰後君厚業於文勉也女適魏節孫益敬顧成父郭元善皆士大夫族

願書之以附繫名傳世之義銘所以論譔先美先人蚤
讀世書侍龍川府君之治所禦寇捍城士之甚武之甚
晚學空竺不牽六欲自束脩至耆指使

六十曰耆指使
經云嗜稽久之

稱不自用力繼
以指意使令人

爲子孝爲弟弟於僚友稱長者於閭巷

稱善人願書之以附論譔先美之義銘所以志卒葬月
日先人不幸甲戌臘月十七日以疾終禮踰月而葬何
以緩亂故勉未即死危不得葬今茲筮宅于鳳蹟山占
曰從卜日癸酉占曰從卒寔有期願書之以附志卒葬

月日之義淵曰嗟嗟乎景瞻之光系如此不書惡惡可
景瞻之爲人如此不書惡惡可嗟嗟乎景瞻之有子如
此不書惡惡可勉以京學進士恩免受初階屬車蒙塵
承詔扈從特循一資景瞻亦旨贈從事郎惜景瞻之不
及見也夫書而予之銘曰

后土濕兮天陰陰山河在兮草木深東西兮命大
王南北兮校尉摸金人何生兮可藉骨何土兮可托
思滄海兮欲傾歎親朋兮凋落若景瞻者積善之餘

死順其正葬歸其居淒淒寒風蒼蒼宰木泉石有知
護一團玉

書宋故龍川史君姚公墓誌後

公官至二千石而清貧如韋布士德彌厚葬彌薄後三

十載或猶尋陽翟藏處

張侍中遺言厚葬晏丞相遺言薄葬二公俱葬陽翟厚葬免禍

薄塋致禍

嗚呼時危世難干戈接聯泉下德人有幸不幸非

關葬厚薄也公之孫勉偕諸昆弟忍痛更葬事已泣曰

丈夫得一幅汗青足矣事謬不然史筆悠悠昔誌吾祖

者其人最强項廼大書曰善人曰君子曰循吏曰老壯
窮堅陵遷谷易一切毀壞此紙幸留吾將重刻宰上以
識吾哀願徵辭於石陰余嘗銘公之子景瞻之墓三嘆
茲事忍書之乎雖然自有龍坡有此山川人朽名芳公
何憾焉諸孫雅雅書種綿綿時之來兮當復家羶如一
株桂散花萬千秋香未歇更有年年維女後之人慎旃
慎旃詩旃之也歲辛巳後中秋里後學韻鄉老人黃淵誌更
葬月日不書

歐陽君厚墓誌銘

漢重儒林學尚書者班固著以歐陽氏

班固傳歐陽玄字伯和事伏生

授兒子孫相傳尚書世有歐陽氏學

唐尚進士官四門者韓愈號以歐陽

生

韓愈有歐陽生哀辭生謂詹也

曷爲氏若生尊異之也問其人與可

傳者問名不問位士有不第進士置籍儒林伍中亦可

書已况四門苗裔乎或問某生曰吾里井上君厚也井

上粵若來登年矣君厚曾大父渭卿鬱林州博白縣令

大父祺父起莘世食舊德君厚諱德載以質行稱財五

十有九卒君厚持家約與人信誨子弟以誠塊處一室
對聖賢書目謹勅士偶快意飲酣歌永叔醉翁亭記坡
老赤壁賦又風塵表物初署博士生浮屠氏歸我田博
士以文功比於武事命題君厚賦出聲籍甚後二十年
浮屠氏復取我田君厚持左契白大閭卒我歸某甲慙

音典
心慙墨不得
意

去君厚儒人此事未見儕輩猶交誦義籍

棄塲屋試州縣什出二三恐未可少弄筆生不幸老死

望

音圭
門圭竇

衡堇堇耳耳君厚未死前七日趣具觴客與

訣參悟死生如雨日霽此豈無所養者黨逮者兮留今
視東門其可蕪未知尚端坐讀書或拊缶而呼烏烏唉
君厚之

闕

幼孤字之誨之歲甲子果薦名娶吳氏子

男四椿壽梓稚圭泰吉女二皆歸士族孫至孫丙子秋
吳夫人亦亡亡之四月椿壽有兵難明年又明年仲子
梓卜竈桃枝嶺吉亥月己酉雙合窆椿壽從紵緩以亂
故梓也才來謁銘涕滿匡問所以表於原上吾曰先大
夫之可傳與子之可傳先大夫也氏亦可生亦可不者

鄉人之於先大夫也君厚之我其亦君厚之乎公羊子曰稱字褒之也然則亦尊異之辭與梓唯唯吾於是書君厚之墓曰君厚而與銘曰

彼岡碯然

碯音洪石殞聲

有宅隆然藏者曹曹然

曹音蒙目不明也

來者顚顚然昔之日躬躬然

躬音弓

今之日蓬蓬然

蓬音

逢盛貌

而我銘之懔懔然

懔音同憂也

李仁可墓銘

嗚呼義士李君之墓君諱汝文字仁可其先溫陵北鎮

人六世祖以武功顯析居莆仙遊太平溪遂爲大族甲

溪上大王父某王父某父某承信郎出山樹德君侗儻

有節槩

關

事當否立決盤錯無窘色視之量汪汪於人

自青白

關

試進士屈即棄場屋

關

燬者再不悵悵人

以緩急扣俱足分願去或

關

亦不掛口晚年牀

床即

字頭金盡有謁

關

獲狠者

關

之寃者平之餓者活之尸

者殓之

殓覆道中死人

於是此邑稱義士必曰李君李君閑居

由由然與鄉人皆迎師教子非國士不我乎館精舍規

撫視學宮先聖先師像設其間

先聖先師見記

東西齋寢偃

謂

屏廁

庖湍備置都養來衿佩於是學子稱義士必曰李君

李君丙子夏西鄉弄兵掀簸而南逼溪市二里許君率民伍勇前魁者手之徒有年少仞曰此李官人義士義士挾君挺身逃亡何忠肅陳公以樞參出爲撫諭使辟君授初階君囑予以好辭謝誠不願官忠肅公語余曰此時而有此人義士義士丑冬寅春兵南北來死者坻京君脫奇厄寄止湄隄不一月重遇攻劫窮空甚兵退

君還溪澣招流通化龍蛇爲赤子變榛莽爲聚落雖北

人亦曰李官人義士義士溪北居者稍寧君脩音蕭然南

山葢茅三間爲菟裘計

左魯隱公曰營菟裘吾將老焉葢魯邑名

病已藏

即臚

字去聲

不安穀君適

音的

子師古衣不解帶醫禱萬方里父

老俱蹙曰李官人義士義士辦香北嚮爲君祈生君竟

不起疾其卒也人有欠君債者無有欠君淚者君所識

多勝流獨敬余爲法度士庚午西上君爲治裝乙亥之

戌君又治裝比君逋播猶資送余余亦曰君義士君義

士每歲荔子丹走一力到城是年佻不來余心怪吾朱

甥語君病故余亟寓書問無恙君病在席但寄聲云非

止失食飲節

言非飲食失節

恐有死生分前夕君見

音現

夢於余

上帝授我山主

山主者爲山之主也

余覺喑

音窄左傳註行扈喑喑

曰吾故

人將如白雲在天不可呼不可呼又八日朱甥書言君

死迺吾夢之明日又明日余爲位哭且哭以文此故人

死無已知者師古日謀葬君戶外事或如疾風甚雨隻

手爬梳保先人遺體不暇葬以此故緩令卜宅於某里

某山之原食

句食以卜言書
惟洛食是也

先一月師古哭徵銘余亦

哭曰余尚忍銘此故人也夫然余不君銘又誰銘君元

妃梁氏前卒繼室黃氏春秋六十六死當辛巳七月二

十九日葬在某年某月某日師古黃出久從余學頡頏

詞章不與髻

髻音查

俱髻不與咻俱咻可謂克世其家它

姬子某九歲女某四歲君平生厚親故里閑而汾曲之

田不足供子舍

舍人

也 饘粥然後人人知君爲龐公人人

知君於死之年余知君於生之前君所以嗜予至老不

衰今無此故人矣徒倚溪橋興懷舊事

下晴風佳日至
鷄鳴未散皆舊

事也晴風佳日並轡班荆把酒持螯

海蟹也

雨浪

平聲雨聲也

之

時促膝

膝相逼也

語軟鷄鳴未散俛仰已爲陳迹環溪觀

大觀

之觀去聲

傍此土人尚有義士如吾故人李君者乎否不待

弔君新墳然後洒淚向西風也悲夫銘曰

人促促以爭名君視如澆

音宛泥著物

人刼刼以營生君

棄如唾

吐涎也

藐若視乎公卿其交有道若混世於埃

塵其身皓皓前此酣歌升平洒掃擊考

書傳所謂考擊也猶擊缶

之意後乎蜩蟬沸羹

古詩有蜩蟬沸羹之語喻昏亂也

青山眊眊歲月

忽兮流星死生事大

叶柁去聲俗音也

無老成兮典刑科斗

瑣瑣埋斯人於幽局九原者不可作些

叶箇去聲借用也

下

馬者讀吾銘不沃醑車勿過

故中山處士林明甫墓銘

國清

地名古有國清堂鄭耕老詩云六月國清堂上望依稀身更在西湖

林氏之昭曰回

年府君贈承奉郎國鈞於艾軒爲諸父行穆曰存庵先

生浦生雷震震生丞丞生夢稟

即栗字

其嗣適音嫡諱遵文

字明甫自號中山處士生於甲辰四月娶朱氏生丈夫
子二曾度曾瞻女子一歸吳遜山次男公老孫男三實
寶潛以大德庚子九月某日考終年五十七余聞而哭
之三丁未仲春卜某日窆于其原前期明甫親友存厚
戴君元吉爲其孤來徵銘且告緩故余對存厚泣霑襟
曰余嘗銘明甫先君子定齋矣尚忍銘吾明甫乎哉敢
不諾嗚呼明甫家聲之懿世學之傳余初意爲快士及
門授業廼衣服朴而無華辭觀德而有度

觀去聲玉藻
云習容觀注

云容貌儀觀也

識高趣

平聲

正余大器識每月兩講雨甚亦至耳

聽手抄退質所疑渙然怡然則於吾言無不說舉子業

中方幅間得前輩緒論扣所自以網山樂軒宏齋三先

生對結字小楷不俗

崔瑗雖得筆勢而結字小疏

五七言妥帖深遠

爲子弟無違禮處伯仲皆順德暇日校讐經史客來開

樽觴詠春初秋九

季也

湖上宴集族戚怡如風月佳時買

舟速余耕樂堂前濯纓亭上爵油油後賦程伯子四時

佳興

四時佳興與人同程子秋律詩也玉藻云三爵而油油以退油油謹重自得之貌

殊不減

舍瑟人兵火後明甫孤苦負土

葬營

中猶遣伻來勞余戊

戌酌余穀城包鮐擘蟹明甫語余軒冕無分湖山有緣

二句
言生

今猶旦暮明甫已不可作

二句
言死

明甫雖事作業非

賜之殖最樂周急非商之愴

音吝

與人立

速也

然諾非求之

辟凡事務平實非師之過貢法久停擇師教子惟聖哲

之書乃讀馬復有令計租受庸於刀筆之習必戒箕裘

吾世業圭璧爾元身此明甫過庭之誨可以知所學所

存矣婚嫁之債甫畢鐘鼎之養不待世運浩漭

音香

人壽

爾天奈何乎明甫追念疇昔落月屋梁如見顏色不惟
存厚痛吾明甫余彌痛吾明甫銘曰

忠信篤敬若而人文質彬彬若而人之人也斯可謂
之處士命子以曾欲其孝兄弟友于信其孝之子也
斯可謂之雅子二孤皇皇相厥陰陽有封若堂歸燕
爾藏德厚者流光善積者慶長書種兮不斷來裔兮
永昌

故進士謝春塘墓銘

南劍將樂有進士謝景雲諱漢章號春塘者篤實君子也春塘性資聰穎十三通詩毛氏學弱冠兼治春秋三傳與老成人相頡頏二十有七以詩經拔解太常報聞還山著書有詩集傳春秋分國事類春塘小藁八卷不幸年三十二蚤世孰予去聲其有不使其施悲夫先春塘病逾旬自忖不可諱呼冢子中筆授之曰嗟有生而有死今適晝夜之常理惜祖父之托重弓依後人以爲衛既未見於朝市兮合於山林而肆志嗟買山之無錢吁

捲茅之可慮無一名一位之可戀兮無好田良宅之可
羨所戀者明師而今不可復親所羨者佳友而今不可
復交生不得以遂丘水之願死必欲親身於丘水之遊
後人成人以成余謀筆已浩歎而訣僕諷誦喟然曰春
塘之所養可知已然此春塘之學之文也其大者孝爲
百行之先春塘六歲失怙八歲而母趙嫁十四而大父
母繼歿嫁母與後夫突如來如陽曰恤孤陰則剥廬
易卦詞鬻產而去家事落矣他人不堪其憂春塘一身百難

自童兒至沒齒無怨言昔孟子車謂凱風親之過小而
七子曰母氏勞苦母氏聖善不知其母之過春塘甚似
甚似蓋又難於凱風矣有學有文而嗇於年世固有之
醇孝而不胡者未之有也薰致燒膏見炳天何爲哉此
可爲春塘嗟嘆也僕於春塘雅不相識於其子聞譽處
而已無疑號也不遠哀春塘行義年寓書徵文於後死
者曰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傳禮者曰父母之謂中
於日月將改葬先父母敢泣以請僕拊心語我不知其

人人奚我知欲辭之而遠不可辭廼撫家乘繫其世出
謝方雅之族晉末散居江左入閩則五代之季於泉爲
著姓有諱履者官至工部春塘鼻祖也占籍惠安菱溪
多聞人有諱瑞者宦學古鏞樂其風土家焉曾大父維
清結廬邑南三十里許大父如晦又於泉獅巖下卜宅
四載而返古鏞二父業詩爲經師大父娶趙不宜男父
炎劉出裹糧盱江受業名未就而天母亦趙氏生春塘
及女子子一春塘妃吳氏丈夫子中前順昌雙峯山長

仲文遠季不成殤女昭奴下殤

生八歲以上乃成殤

春塘生於某

年某日卒以乙亥八月某日吳矢靡它後春塘三十三

年卒中娶李氏文遠娶伍氏孫男三襄詢子一未名孫

女三長未行

平聲

餘幼二孤奉春塘吳氏匱合葬于瑞龍

山之原至大已酉某月某日也無疑慷慨有大志學贍

而工詩文前此逃難春塘平生所著十無二三無疑收

拾殘斷廣求魁人韻士印

刻板也

可以慰春塘於九京

九京

讀爲九原墓山也

吾家山谷敘謝師復遺藁方行萬里出門而

車軸折可以隕涕余於春塘亦云吁嗟乎春塘難乎其爲子也子如無疑又能爲子來者觀謝氏世世不失令名當求之文墨之外不銘惡惡可銘曰

春塘小字曰騫

閔子騫也小字曰騫者言其少以孝稱也

今終身之孝國

稱賢德行雖列四科今可慟者似顏之年後之人後之人兮如松之茂蘭之滋後之人其謂誰兮五馬山下謝無疑相丘水而塤

音崩堆也

新阡兮是爲無疑之父之墓銘春塘者又誰兮莆四如黃淵彥安甫

架閣通直劉君墓誌銘

嗚呼丙申之難岷峨悽愴衣冠屑播於江浙湖廣者夥
獨閩最尠丙子之變山岳舍故輿徒奔湊於七閩又多
惟莆罕見已卯春余坐文峯下有一士巾履儼如步趨
翼如意其官人也揖與之言氣下語溫粹德君子也詢
族出則曾森諱存畔字蜀簡池後溪文節劉公之曾孫
也交臂而散猶未相知且相善君時僑客寓也爲莆人郡
庠學正虛席金贊君氏名於博士曰願借蜀產之珍以

爲莆泮之望博士即延致之余寄食西東貧故之以君
抽裳金館勝彥買書教子經緝生計雖不豐亦苟美且
養先夫人文氏所生楊氏如母而尚平之債俱了

尚平字子

平後漢人男女婚嫁既畢乃勅斷家事遊五岳名山不知所終時相過存呼樽對牀嘯

咏談賞君善余余亦知君矣君靖厚淳質慎交遊遵涯
分而意外之來有如疾風甚雨不數年物之倘來皆寄
百年之身寄而又寄前孰翼之後孰顛之天公似太憤
憤遂以存吾自號然忍人所不能忍有無畧不掛口篤

鄉情者今王融守梅庵母公前莆田尉菊存班君二人
耳歲丙申來往延平良苦至未越月冢訟復起君心勦
形療疾於是乎作

療音再
病也

余於君雖惻惻款款然亦奈

君何哉少間君愀然曰吾祖與父壽俱五十八吾年相
符恐止此數余對母恐

母音
無

亡何

亡音
無

君果不起倫莫

大於朋友痛莫大於死生嗚呼君之世系大王父先祖
即後溪先生學禁中魁人韻士也王父某秘閣監丞父
某大理正母鄧氏君之宦學繇蔭補銓注泰州民曹調

三衢讞掾攝龍游今遙剡爲真在有政稱人呼活佛改
通直郎刑工部架閣泊長涵江書院非君志也君之歲
月庚子十月二十六日生於霅川

霅音狎
蜀地

丁酉五月十

二日卒於莆田寓舍君之妃脩平舟楊公之外孫女即
文氏先已卯二月卒男季源季深女適前宗正丞蒲公

某之子杭前進士趙時擢之子佛孫佛家奴女珠娘外

孫旂孫嗣祖續祖女聖奴先是君自度竈

音串
墻也

於常太

里芳蓮塘辰山葬其配而虛其左今二孤筮庚子六月

甲寅奉匱即窆

音砭下棺
壙中也

昔有父沒而不克葬後好事

者改卜新宅文士多之君家弊矣源也深也

二子名

垢衣

削食復君于土則爲有子矣雖然此子道之當然是則

銘銘曰

時之來兮顯融時之去兮窮空日未昃兮數終宴其

歸兮幽宮極必復兮變則通後人弗棄基兮庶揚乃

祖乃父之清風重曰

重猶騷之
亂詞結語

瞻彼墓門云誰之思

彼西方之美人兮九京若何起之噫

太學錄此堂葉公墓銘

嗚呼天下事有幸不幸惟士亦然士之進身先鄉貢次舍法偶中鵠則謂之幸非知得也不貫革則爲不幸非愚失也月書歲攷健者升梯或再優或三優猶黃甲郎堂下再拜釋褐去余於此堂葉公君選見之君選樵之泰寧人諱必茂妙年異羣兒侍父宦遊師東莞謝某習周禮學己酉預計偕次年補太學生乙卯魁監舉三舍積優調溫陵郡博士四考循從政郎監行在草料場未

上改轉文林郎除太學錄兵戈橫放蒲海雲以招撫幙
辟儒學提舉辟俱不就邑燬於盜公居深密而強梗不
敢犯敷門溫故書

敷音度
塞也

邑宰張梅溪某來即家起領

學事公勉一出新廟學振文風張爲行省都事以公行
蹟薦聞公已勇退淡泊無宦情矣自號此堂寡言慎行
居鄉事上信友無貴賤老少一以謙和所謂泰而不驕
者耄雖及而未嘗一食息廢學所謂俯焉孳孳者儒書
外喜讀關老子繕生養性所謂修身以俟者其可敬也

夫公之先大將軍從輝自富沙領軍鎮歸化即令邑因家焉洎公十二世矣曾大父某監潭州南岳廟大父某通直郎父某從政郎容州判官母三華陳封州某之女所生母蕭氏配亦廬陵尉蕭某之女公之栖辟雍也孺人治家課兒一不以諉公丈夫子二長繼與南劒路延平書院山長次某孫某某孺人甲午冬先卒葬于墓湖生於丙戌二月某日乙未十一月二十一日終於家壽八十二卜以戊申臘某日窆公三湖祖塋之右承公志

也余閒居無四方之役於公無一面之雅公之孤某不
遠寓書兒梓以銘文屬余後死者得托名於不腐焉敢
以衰涸辭廼敘公世族行義年而銘曰

天何爲哉奪有道士人生大齊百旦夜耳譬諸流水
流者止矣譬諸行客行者歸矣然而歸者未嘗歸止
者未嘗止詩書之澤流聖賢之道行不在其身則在
其子孫孫子旭日東升又旦之始嗚呼此堂死乎不
死

隱君子林君亨之墓銘

甫士大夫郡仙遊莆巖邑羅峯林氏仙遊右姓有以文藝官其族者有以耄老望其里者有以詩書世其家者

余心慕之忻忻然一日過

平聲

詩人春山許

許讀爲墅

堂上畫

像甚古望之鶴骨松貌川渟

水止

谷虛蕭然如雲水人使

余已在塵壒之外曰此方山子季常與春山曰吾先君

紫陽翁也像之右楷法端勁峭快

贊之字

即之貧賤自若

王公不趨以此自處是名村夫

此四句贊之詞下文故曰翁自贊也細讀乃見

翁自贊也曰此東郊仲塗與嗚呼可以想見其爲人矣

此一句結上二意

問先諱曰大有名亨之字以字行紫陽翁其

別號也問世出曰唐侍御史藻遠祖也太中公茂宗五

世祖也累贈朝散

去聲

大夫巨曾王父也朝奉郎添差通

判江州一鶚王父也宣教郎知南康郡都昌縣渙考也

問年曰三百九十有二甲子也

隱六十五歲有奇

問娶曰夫人

葉氏正簡公顥之曾孫女也問子姓曰男霖龍終承信

郎監潮州鮑浦場爲伯父後者雷龍也妻進士葉國佐

者女也世雄承信郎閩廣宣撫大使司計議死于兵者
孫也問學行年曰先君年十六即棄舉子業曰三場焉
能名世千里求師授六經學不肯爲章句儒老猶書眼
如月暇則觴客賦詩深酌細論自解謫仙坡老妙處殆
異乎弄筆生皓首不能離場屋者

十四字
爲一句

先君女兄弟

抑齋忠肅陳公領招捕使時求士可客者

以上清逸處
士銘中姑尚

抑齋考之抑齋即亨之女兄
弟之夫也忠肅公陳韡也

先君甫弱冠練事若素宦

器爲偉人以官聞於朝搖手止止勿破戒殆異乎豪士

俠客黃緣僥倖以發身者

十五字
爲一句

咸淳改元寵秩高年

先君以雷龍名薦書故恩錫初階命書下一御冠裳拜

於庭退解褐如它日語子孫曰生稱善人死表於墓曰

處士吾願畢矣殆異乎纖夫窶人晚名一官沾沾自喜

者

十六字
爲一句

余曰不試進士如伊陽伯不拜聘爵如擊壤

翁夫也中之矣春山又曰先君事親孝持身潔耆義樂

施志節可託緩急莫年闢藏室編讀方外書人疑其爲

三景弟子而不知學伯陽也

內景中景外景謂三景凡
道通三景稱三景弟子魏

伯陽作參同契二卷借爻象
納甲之法寓行持進退之候
將謝人封撫琴談笑端坐

委蛻

莊子言氣自
委結如蟬蛻

視家人無戀戀意人疑其爲仙臺郎

而不知似東明也

侯道葉晨飛松頂揮手謝衆曰玉皇
詔我爲仙臺郎今去矣洞天六宮公

死至其中各有
職文王爲東明

余乃問卒葬曰卒則戊辰四月二十八

日葬則其年十月二十日也邑之慈孝里西明山所葬

之麓也後一星終十一月庚申更葬之年月日也葬者

霖龍更葬者雷龍也楸窀穸窀穸如初禮

楸窀也又方木
也楸合葬也長

埋曰窀穸長
夜曰窀穸

雖更葬不改宅也不改宅何有舊也春山又

涕下不能禁曰葬也者藏也子而藏其親孝斯終矣易

易音異

墓非古喪不可不深長思也葬之又更葬於余心

有大不獲已者昔人有云蓋棺事了由今言之了猶未

了乾川

坤

慘慘盜賊攘攘百室之邑生者或可以隱死

而埋藏地下者曾不得安乎若堂若坊

夫子曰吾見封之若堂者見之

若坊者矣檀弓堂坊皆塋之形

荒炬野草雨夜風晨昭明君蒿

朱子曰鬼神

露光處是昭明其氣蒸上處是君蒿

不與萬物共盡安知不怒號而悲鳴

人間別無冤事孝子創鉅痛甚

創瘡通傷也痛也禮記頭有創則沐又刀傷未

合曹參身
被七十創

宜於此焉變矣更葬云乎哉十餘年間天祝

予天祝予吾所生父不幸大故吾兄死吾從子又死春
餘展墓子立捧奠思卜所以爲後者不可食息少遼緩
更葬云乎哉元祐子孫一片精白後輩不知給事胡公
知之子知我者願畀斯文光此壤樹余亦有愴於子懷
不知哀之來處遂以所聞於春山者書曰有宋隱君子
林君亨之墓廸功郎不書成君志也春山即君之仲子
雷龍世其學者官侵

漸也

貴顯矣今食于家爵以不書書

已揭銘宰上曰

吁嗟夫君友羊裘

晉蔣元卿開竹逕有羊仲裘仲與爲友

鼻端不齧

音喫

利名鉤死生夜旦等浮休冷

平聲

然御風逍遙遊空餘

駿骨扁巖幽寒沙捲地

音巨

齊州蒼生破碎天爲愁

九京紛紛離此郵星飛枕化託留侯櫝而藏之難也

收體魄既宅神棲留白鶴柱頭嗟井丘表獨立兮山

之陬一酹寒泉蘋藻羞有來者那問松楸仰看河漢

占斗牛時雨將降雲油油詩書之澤百世流

貢士洪德章墓誌銘

丁卯貢士洪德章諱巖虎余親友也自號吾圃里人但以字行弱冠拜鄉先生鄭獻翁爲師言呐呐然如不出口而以詞賦鳴世鄉校選場餘子俱避三舍晚年工五七言詩日鍛月鍊妙處入神有小技存藁軒渠集余爲之序外有講藁二卷余賞識之德章大父奕孫自孝義里寧海鎮析居郡右父一之月書季攷妻占魁亞

妻音呂左

傳牛馬維婁

有屋一間介于諸林之側

林姓人衆故曰諸林

湫隘囂塵

闢而新之左右丈尺不可得諸林門戶熱時以氣凌人
獨於此老敬其長者曰此丁宋傑僚友迨諸郎競爽林
戒兒姪曰隣家子有錚錚異日俱青雲器爾曹宜折節
下之德章果拔解天廻地游林冷如灰

言諸林昔日
熱今日冷也

洪

升如日仲叔季不幸早世獨德章爲第一流授門徒累

束脩買隣地治圃種花澆蔬視簞瓢猶山雌然

明明在上
百官

牛羊亦山雌也閭閻在
上簞瓢梓茗亦山雌也

士無科目舍學校焉之會師間

選諸縣學官人競善地德章退注興化縣教諭囑伯子

磨門戶

磨音磨當也

仍挈仲子坐萬山中朝晡盂飯燒芋咬

菜課諸生外翁季唱和人或不知無愠色大德丙午代者將至衿佩歌餞亦無喜色秋丁後微得滯後疾別歸

問醫及門信

平聲

宿整巾而逝九月十二日己卯也生於

己亥十一月丁亥年六十有八性不喜

喜音

飲每好飲余

飲半談星行婁語余曰某事先生之日尚長渠

豈也

料德

章命止於斯前娶陳氏其母族也生男珠繼陸氏生男希文女二適林清父林員孫孫恩年甫十四德章在時

爲其配卜葬靈川里洪庄澗之原蓋四世樂斯丘也二
孤卜丁未某月某日奉匱窆余不待孤之請而銘其宰

曰宰字見春秋泰伯謂蹇叔曰若爾之闕

後

之達縣博士不如前之榮鄉貢郎區區升斗之祿而

俾壽之不將伸於彼而屈於此憤憤

音瞋心亂也

不可曉

兮彼蒼陟彼岵瞻望父兮痛哉厚夜之長

左傳註寔厚

夜長夜也

稽諸卜筮終然允臧子孫孫子書種綿綿留待

墳前桂子之芳

夏宣武將軍墓誌銘

天運有別合山岳有故新從漢遊者多猛士隸秦府者
俱將才而籍飛騎歌都護孰無雲起龍驤之思

驤舉也

若

夏宣武蓋以豪雋而乘明時而成榮聞者也宣武諱璟
字元臣其先自淮入閩占籍于泉帳前總轄隱夫之孫
閣門宣贊必勝之子宣武舊忠訓郎殿前司左翼軍統
領智足應變勇足御軍功足決勝海雲蒲平章器愛之

河漢改色車書共道帥殷士而侯服篚玄黃而臣附是
時奔走先後捷瑞安捷溫陵捷三陽宣武之力居多觀
其所使知在上之德觀其所主知在下之能平章舉最
太史書勲廼刻符印以償優勞宣命下初武德將軍管
軍千戶再宣武將軍管軍總管三管軍上千戶散官如
故若省都鎮撫福泉興化鎮守又行省累署表也宣武
號存齋資厖厚性寬慈持身廉勤同士甘苦時平固圉
也養馬雖憚單騎之嚴明文書省約亦樂將軍之簡易鞍

馬餘閑喜延勝彥絃壺娛笑於鄉黨姻舊敬尊已者慈

下已者友敵已者一無間言驥䟽

音宛曲脚

鴻墜大德庚子

十一月二十一日感微恙終于三山治所其生之年戊申九月初六壽五十三娶曾氏繼丁氏男定保丁出以父任賜黃組昭信校尉福州新軍上千戶捧萬戶府檄鎮守興化路娶尤宣慰孫女宅姬子觀僧失明應保尚幼長女歸莊刑部子在次歸陳天賜孫男大順女一定保卜以丙午某月某日奉匱窆晉江楞伽山前期下馬

訪余泣曰孤不孝抱陟岵之痛舊嘗執經師門願丐令辭俾光壤樹余憐其言哀諾而銘曰

嗚呼宣武奮身右科寵功之典不一猶未脫矢石之勞嗣爵之德至渥宜爾受山河之褒不假之年者天西風噓送於雲蘿克濟其美者予異時積閔於節旄嗚呼宣武死奚可憾冤即安乎繭窠

墓穴也

薛君立墓誌銘

興化吉了薛自侍御史廷霸給事中元鼎來莆前埭薛

南海令之穆又自吉了來穆生一興興生阿小小生君
立諱鸞睟而孤母鄭氏携就外家教養嚴教李天隱器
愛之余與君立居相近知相諗

音忍告也

髻鬣

音引

誦數百言

成童命題立就弱冠志銳場屋迨至元改物余捕播深
密解后君立號泣旻天吾母未知存否禱之吉余酌以
酒別去君立訪母果無恙孝通神明如此戶外事殷征
繇趣迫勉受鈔庫使無何以母老辭母喪甫祥又科治
賦君立因號鐵耕道人痛念先廬弗忍棄基撒舊起廢

堂寢雖安廳事未完里中子航海遭寇死君立曰吾舊也讐必復間關瘴區獲寇抵罪暑歸發瘡卻醫遂不起病年四十五大德己亥八月二十五日也君立生於某月某日佚蕩有膽畧凡事不與神謀唯決諸心皂白人物無銖兩差葬諸父以禮待親舊以誠雅不憚飲風月佳時觴客少飲而未嘗醉娶彭氏生男二長烏公次白公女學道紫澤觀孫女一烏公卜丙午臘月庚申崩柩于常太里滄溪橋西原哭徵銘余猶記天隱酒邊語余

君立踰三十福力未可量第恐發之驟享之淺今知天
隱之言信哀而予銘銘曰

婦持門戶勝大丈夫兒肯堂構

書曰厥父基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

異

六尺孤

六尺十五歲以下也周禮云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五皆征之韓傳

曰國中二十行役則七尺者二十歲也其升降皆以五爲率則六尺者十五歲也

隨時聽屈

信之運應變無悔吝之虞嗚呼君立有子也夫瞻彼
堂坊山川縈紆君立體魄其安之乎詩書苗裔其茲
茲乎

故通守太學博士介山林公墓銘

故介山林公諱寢協字若山丙辰大對鼇峯陳公某讀
公策曰得此士可魁天下參詳官以言太直沮公對人
語狀元不做何恨吾母不見吾一第大可恨又八年以
太學博士添差建寧府通判又四年冬不候代歸劔守
迎公溪罈飲餞賦詩直聲曾向榻前塲先帝褒加已十
年不是主司迷李鴈

鴈爲東坡客坡知貢舉鴈下第坡送之詩云過眼終迷日五色只

緣通判屬齊賢

太祖幸洛齊賢獻十事帝謂曰汝可輔我爲相後有司選齊賢下第帝不悅一

榜特與京官通判

守即鼇峯意猶以前事為公惜便道之福清

縣館內子孺人方氏家跋涉無恙

恙毒虫喜傷人古人草居露宿故相勞問

必曰無恙

又明年己巳正月感末疾卒累官承議郎年五十

四孤陶縈纍返匱說輶

說音脫禮說笏說軸輶載柩車蓋大夫布士輦席

後渴

葬甚

不及時謂之渴葬過時謂之慢葬

化變而嬪

句出鵬賦

衣冠蕩析壬午

臘月丙申始塋于尊賢里秋竹原葬迫陶書來曰先生

父執幸賜銘余逋播不暇諾比一再泣告余先君宰木

之葉再易

卷叔曰宰上之木拱矣宰家也

不表茲阡陶非孝余退考公

氏族三山石井人初從游洋後占籍郡左王大父某成
忠郎王父某松門居士父贈宣教郎為儒聞家至公則
門益大公七歲失怙家窮約母贈孺人游氏督教有方
公不好弄委已從師日手抄夜暗誦少長文宿意新妙
年與計偕升辟雍拔胄解魁舍選中進士乙科青霄步
武健者登梯舉足愈高遠調郢州教授改監京局未上
尹漕繼辟幙事殷參決無留不茹不吐居無何除工部
架閣文字國子錄太學博士凡所薦皆名侍從券內官

職如稼而獲不丐而有卻授員外司馬家食課兒時貴

不知有此寄公暨遜

音湊
倅也

會府七邑訟累政不能決公

譬禍福曉理義兩造交讓治司綱五年不及補公却例

卷捐已俸官吏愧服夏五水漂民民仰存活公白庾臺

曰孰重廼開義廩恩貢增額郡欲扞格公護棘圍曰宜

寬果得異能朔齋劉公召公被旨承乏半錢勺酒不支

府帑贏數千緡終更出關耆宿遮道有百餘人殿

後擁也

一大旗書徹底清三字留去余每侍飲從頌語公士夫

持身如玉湏無點漣

音宛
汚也

科第官爵可致欲無慙難公

惟無慙故不受浣學有本原矣莆自艾軒老仙去朱晦

翁客復齋陳公仰止堂吾道盡付滄洲後翁門人瓜山

潘公來復齋帥里居良士禮東嚮席時西岳顧君立先

君德遠號尊足

魯兀者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
犯患今來何及兀曰吾惟輕用吾身是

以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註云尊足
則一足未足以虧其德明夫形骸者逆旅也

潘陳二師

繼歿公拜西岳西岳又歿公拜先君永矢靡它公需次

先君屈公書堂月講先後未三載先君與公下世天乎

公本孝友實踐履嚴進退審義利於是八九歲時謂鄉校人人先奪即不肯入客京師時束脩奉母粗糲費外悉歸仲氏伯父園山公當臺時公以子姪侍書策謁請一不聽內舍積優欠進士級俾報母疾公亟輟試駕湍南下入門不見母哀幾毀將徙月樂

王肅云是月禪徙月樂

舍期

復迫公寧遲遲一詔掌固實時平湖陳公榻前特奏林某道德文章超異流俗公初不知後亦不謝拜學官時北地薄福建子無賢否例罷獨器賞公公不爲動丐外

補時西澗葉公強留少須一除可得美郡公以書生寧
不求多對在富沙時西澗登庸同寅勸公問鈞公以一
字不入帝城卻彼詭御者貫小人乘疾顛者敗覆車下
視公所學所守可以少愧公白而長身安恬和易飲止

栲杓偶微醺即哦杜詩坡詞上

聲高

下

聲下

倨

微曲

句

甚曲

皆中

律同

歌者上如抗下如隊倨中矩句中鉤六律合陽聲六同合陰聲律以竹同以銅言助陽宣氣與之同

也

散語平粹語雅則邈有清韻殊嗇厚福陶送死皇

皇事生業業大者既識公志必傳陶之子

闕

女

闕

於

公為孫余追念死友猶記軼事收涕次其語銘曰

昔坐齋牕書罷杓

音標北斗前四星為魁後三星為杓

移夢汝先人對

床話私士甲乙伍爾雄衆雌官止別駕見州勿爲後

兩大試前言中之建古三刀

晉王濬夢懸三刀於梁又益一刀李穀曰明府

其臨益州乎果然

越俎而尸

莊子曰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

以占法

原數盡化期介山訊予成是邪非越再星終琴鶴歸

里一夕館甥老兵假寐聞萬喏聲曰迎福師視之乃

公覺相驚異明日而五疾不可諱氣體流通咸陟

二

名
角

志匹馬
音崎漢
角五
輪行

致司隸何心非醉非寐彼冥之間

疑有是事聰明正直柱國閻羅王堂給札訣語又何

賢如精氣非物君蒿不騎箕去猗麟鳳那千萬億年

如水行地龍魚去矣科斗

子蛙

瑣尾相爾來裔故書盈

度

鬼音

鬼音竟爾緒業吉祥止止重曰夢之占嚮可徵兮著

之命今如神兮墨筆操牘問所以然兮於卦遇同人
之乾兮

故梅西先生郭教授墓銘

梅西先生魁壘士也

漢鮑宣傳魁壘之士士壯貌

於夷白鄭鉞異姓

兄弟於滄邊

號

郭廷煒同宗兄弟大德乙巳秋先生客

二兄所走也周旋其間視予猶叔度也先生和余十聲

韻歲晚七絕余亦有重約十年又十年之詩別半暮舊

對自北來

楊伯起家童名阿對舊對取此義

過門語余莆新博士又我

先生余呼樽喜劇時丙午歲後陬

二月也

月也無何先生

書來它日黨堪一行去秋之約殆天啟之未一月先生

凶問至人能料生渠能料死嗚呼先生昔陸子壽再調

郡文學掾未上而歿區區尋尺之祿棄如脫屣宰物者亦不與之年命與數也然子壽所以傳不朽者正不計官資之崇庫音婢歲月之修短我先生似之先生舊客授時以方石巖公權爲愛友余爲畏友風日佳時登臨觴詠石巖偕商確理義磋磨平粹唯余訪問羶寒燈青握手軟語四如禮學精邃願叩兩端易與四書僕雖有述然不敢示吾四如遲六七十脫藁就正然否未晚也前於泉山繼於吳江閑居於里閑與守令佐矜佩講畫者

皆學問之大端經濟之要務長篇近體樂府散語翰墨
餘事耳晚輩以此知我先生淺之爲丈夫也先生之學
得於家傳先生之行無一不可以語人者其事母孝生
業業死皇皇其待人恕內惻惻外怡怡又余耳目所睹
記此先生所以爲先生先生諱堂字德基其世出自光
之固始來家長樂芝山曾王父某王父某以文學稱號
書厨家父存齋翁某春秋傳論盡掃塵腐登壬辰第終
合浦教授先生甫十一歲母夫人林氏力貧教督以至

成立甲戌補國子生將積外優貢舉停矣知先生者馮
公某張公某商公某趙公某陳公某潘公某賈公某最
最者翰林學士雪樓程公某也或輓或推先生淡與泊
遭苟焉為貧奚意奔車之上所養者大也初號梅西居
士中號息齋末後號六平山人公卿大夫士但以梅西
稱以是知先生之心先生以乙巳九月二十九日生今
春清明詣張令尹某燕席翊日徧謁親舊歸猶課僕種
葵丙夜赴玉樓召

李賀夢人告曰天帝白
玉樓成請君為記遂卒

二月十八也

春秋六十二嗚呼先生二丈夫子長履行入書學博士
選遽奪所天次鼎女子一適進士陳某先一年夭履下
五月二十七丙申奉柩塋于穫嶺原先塋之側不遠俾
來徵銘余日以詩哭尚忍銘乎哉然前此余銘先生之
母夫人今焉敢辭收涕銘曰

嗚呼先生貞不絕俗近於時行危言遜近於知獎士
成名近於仁其類有道者歟唯有道而諧乎古故盡
道而令其終也固可重為斯文惜惟有子而續其世

也又可為斯文幸先生之期其子益異乎人之期余
之期先生之子亦然遂銘先生之窾音款空也庶人與先
生之書而俱傳

太孺人林氏墓誌銘

莆郡文學掾梅西郭先生

名陸

之母太孺人林氏以至元

癸巳五月六日卒于寓舍年七十七先庚寅冬梅西載
道來南僅一蒼頭自隨明年春始迎養太孺人學如舟
室如斗糲飯茹薇母子怡如設悅之旦諸生講升堂拜

太孺人簡脂澤

膚色脂澤

勝杯杓

闕

沛公鴻門之會不勝杯杓

不類諄

諄者暇日佐婦箴

即針字

縷課孫吾伊三端午猶酌艾

端午

節有艾酒

詰朝日加午無它恙遽為歸人

言初三端午猶飲艾酒而次日即死

也

梅西授代未能歸室不幸親喪未即返轡

音青喪車蓋

貧

故之以梅西言語妙天下莆士友孰不愛之而莫助之

龜毛成羶

坡詩云刮毛龜背上何時得成羶

豈不難難梅西號泣語叟

曰先君存齋丞蕭山時吾母相其貧不廢禮成其廉不

失義視官祿上下節縮供賓祭餘則置苟簡之田先君

晚年懶宦未幾無祿陞甫年十有一吾母單持督從師
嚴脫簪珥致束脩夜對膏火必從旁紉緝達曙不寐歲
甲戌陞補國學生吾母喜曰吾今可以見乃翁九京矣
天運回旋人世故新吾母戚戚唯恐吾之不顯融蓋期
以遠者大者不但一博士耳痛哉吾母喪矣亡矣陞若
何酬母之志陞將以是年某月奉匱歸葬于先君穫嶺
西之原叟知余者幸與吾母銘以寫余哀吁閨閫常德
誌婦人不宜書太孺人教子如軻

言太孺人能如孟母
三遷之教而成其子

如孟軻之賢也

有歐陽氏母家訓

見龍岡肝碑表

獨不宜書歟莆距長

樂倍三舍

三十五里為一舍

草凍樹枯丹旒淒淒梅西望國望

鄉哭如何其嗚呼太孺人諱道靜存齋先生之次妃存齋精春秋學魁辛卯鄉書第壬辰進士官止廉州教授男陞也孫履鼎孫女一人銘曰

閨門恭約得溫溫家以善積子名聞存齋之書今故存露楸雲塚藏瑤琨相厥夫君利後昆涵暉發祥紛

輪困

慶雲歌蕭索輪困輪困屈曲盤戾貌

壽藏自誌

唐御史黃文江滔之十二代孫仲元字善甫辛卯十月廿八日生高大父充漕貢進士曾大父必彰大父汝守修職郎父績表德遠為鄉先生晚號獨不懼翁二母俱宋監丞藻之孫沙丞克剛之女余十二喪母然已工舉

子業鄉校屢

音旅

占魁亞壬子

理宗純祐十二年紀

預計偕太常

郡國

歲計上最簿詰京所徵之人縣次續食與偕來也

報罷與孤山陳端然可山陳

文翁中外表刻意讀潘陳二先生書雖不甚解然必窮

旨趣使自得之翁集四書爲近思本錄未脫藁余日夕

刪補翁有詩曰深爲助我喜敢作譽兒癡

王福時少子勸亦有文常

詫韓思彥思彥戲曰君有譽兒癡

餘力自韓柳歐曾文外手抄二百四

十二家汪龍溪洪景廬題於集後妄意貶剝翁語仲元

曰吾兒萬一成立末節必不漏逗

音豆留也住也

及掇邵堯夫

善人吟以四如自號翁又喜曰難難但勿過飲於號斯

稱逮聚徒發策呂周元公問行義多大成集所不載翁

代季子仲固答且謂非吾兒不能問非老父不能對烏

山一見器賞館樵川山歿

烏山即方澄孫
甫人守樵川

余坐家不殖

生產事如母

繼母也

起孝起敬歲輟學職俸及束脩四之

三爲菽水歡寄食富沙樗翁三薦達於朔齋劉公余不

謁見公語林太博曰此兄當於古君子中求之歲辛未

度宗咸
淳七年

省闈文本心以論策寘第五廷對以直言忤時

宰賜同進士出身

張鎮孫榜
第五甲

四十有一矣調監瑞安府

比較務需次食貧如心貽書常齋俾就二劉祠堂一月

兩講爲學者師董之者後坡劉求志也癸酉捧檄考類

試歸過鐔津古崖江公留郡齋

古崖先生萬頃也時守
劔州即古心先生萬里

弟之載之滙江席未溫古心先生買舟速余芝山將及期

告假省親抵里門十日鄙被兵龍顛虎倒余幸苟活時

甲戌臘月也乙亥

德祐改
元年也

冬之官守相陳山泉虛經博

士席相處不就屈余入幙有強民挾貴不禮稅官者有

頑佃廿載不納主租者有妄首富家造麪者一見剖決

泉喜得人無何泉罷以書別余君來我去彼此無福丙

子春端明陸君實

秀夫

至自平江偶同邸一交臂再三褒

歎古雅可敬待如子姓飲食必俱入夜炙燭對酌劇談
曙動共飯廼出及聞杭陷挑包辭歸既資送余又留行
索夏五趣余行都克益王府撰述官兼處置使司幹辦
公事又改刑工部架閣

改刑工部乃端宗即位改元景炎時也

以通直郎

陞武學諭不兼旬得五京剌處置使楊公刑侍應公祭
酒許公少傅張公一實翁也遂轉朝奉郎國子監簿兼
福建路招捕使司都叅議官雖荷已知竊天寵然未嘗
供一日職升斗不批券歷斯時何時穀而耻也實齋拜

樞使猶命撫諭使毛公邀余同舟將有異除余力以母
老辭及聞公全家投海余哭公詩人皆傳已死僕尚愛
其生公忠義終古不朽而余猶為人倚古崖於余異姓
兄弟有四如吟最簡古實翁於余異姓父子題種讀詩
極理致卓樂山以易解囑余敘篇端未七日而樂山亦
以兵死末着渠不可料如此余當潮汐洶湧之衝嘗著
檣杙集識此邦之仕於朝者與士而求仕及他州士夫
仕於此邦者不敢出客丁丑屠城之變

丁丑景炎
二年也

此集

與前後告身無存言之如夢然老身自甲戌冬混迹大

化阼

音炎

死者數客芝山而免客瑞安而免客碧溪王洋

而免客環泉而免可謂不幸之大幸非宰物者孰相之

尺絲寸縷不留著身又孰念之家世清白石田茅屋二

親歿後余不與叔季分財東西南北又不殖生產家道

敝又敝矣余三十方娶斗軒先生丁南一之女

斗軒懷安尉左

廂人

辛巳歲以同產弟仲會之子子材為嗣余命屬水於

五行欠水人世趨新余以四字從水虔卜先君拈得淵

字北山方公為字天叟改號韻鄉水生木故子材名梓
余舊旅食它州即傾囊買異書歸干戈橫放盜竊兵燬
雖欲讀無可借所著學記農談欠改春秋說止閔公欠
續他散雜寸片亦未上藁蓋無暇披揀亦無傭書者嘗
夢感麟翁遺余雙筆志欲修史而未果大槩見於夢筆
記矣一生不能歌樂府詩亦不甚工嘗自以四端差欠
智六極占居貧一聯為得句暮年雪鬢書案黏音稿音
黏相黏著也戶外事不到耳間有聽談經者大抵如越

稿亦是黏

人之視章甫

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出莊子

道世交喪

繕性篇云道與世交相喪也

殊亦可歎孫疇祖名燾字喬年光祖名

熙字昌年義又取木生火也女孫名應娘皆子材婦林氏出林癸卯秋中蚤世仰事俯育子材殊亦難難子材於乙巳臘月為余營一貉之丘於篠塘原余甚樂焉殆天作地藏吾祖留以遺余犬馬之齒行耄及矣書債未了俛焉孳孳萬一應盡便盡

應盡便盡二語出陶集

何憂何懼昭

武在軒黃公紹嘗許余文父夜之太白殘年之卷施子

材異時當為余彙粹

音卒

遺文以成余志子材課兩兒郎

讀本分書母差塗轍得壽斯文一脉以昌我后之人此

則老夫區區願望不然目不瞑於九京大德十禩

大德元成

宗年號

丙午立春第三日四如老叟自誌

四如集卷四

四如集拾遺

上江古心先生書

古者士之摯雉若見於師以菜為摯曷為或以雉或以菜雉言介也菜言潔也士不介不潔不敢見然士之見於周公者十人三十人百餘人千餘人何多周公於十人三十人百餘人千餘人中僅得三士何少周之士俱自好亦游大人以成名乎公好士如不及亦為之厚薄貌乎舍三士他無人乎漢不古摯禮廢掃門者艱於一

見不嫁者禮之上賓

魏勃掃曹相國門以求見蒯通見曹相國曰婦有夫死三日嫁者有

幽居不嫁者求婦何取曰不嫁者通曰求臣亦猶是東郭先生梁石君齊隱居不嫁願禮之相國皆以為上賓

宰天下士者必有所擇唐之士摯以文貴之甚賤之甚

以古文倡者光範之伏其氣餒釋言之辨其辭費芻米

僕賃之急其得小不免為今之人我朝諸賢犖犖

落音

可

外文字猶用片言摯於王公矧碌碌者疇能自異然則

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何也古心先生一代不數人百

年能幾見者也某生長東南非不知有伯淳

范祖禹謂顏子不貳

過惟伯淳能之時陳瑩中不
識伯淳作責沈文以自責

雲山塹隔伏謁無路今詣

康廬登龍門矣然與其相羊於某丘某水先生舊所釣
游之處使人意遐而清不若侍坐於書冊琴瑟之前得
見宗廟百官之富崑崙在望滄海在前而猶不即猶空
此生如獲一見相國矣將與四方奇士交譽盛德歟某

言呐

音訥

辭拙

音咄

政不能譽縱譽之一把泰山不加益國

憂如髮士低如鼠

李斯少時見廁中鼠食不絮近人人數驚倉中鼠居大廡不見人大憂嘆

曰人之賢不肖如鼠矣

時人之耳目在先生公論之標表在先生

世道之輕重天下之安危在先生九州四海孰不期先生之再提一筆入福蒼生也大臣身在江湖心在魏闕一處一出與陰陽相為消長亦必有道又非兒童走卒之所能知前修偉人魏野一詩獨勸子明

王旦字

以退明

允一書獨愛富公以德某也始見安敢輕浮作此躁語將謂孫家同榜子弟當以禮拜沂公歟寒門落落望雲

霄闕如梯天政不敢自陳家世事分於相國也將謂文

潛客於少公

文潛張耒也少公潁濱也文潛淮陰人與晁秦黃號四先生並從東坡遊張初游學

於陳學官轍愛之固從軾從
軾亦闕而稱其一唱三嘆

亦當與晁秦黃學士師事

長公歟

晁補之秦觀黃庭堅東坡長公

顓頊視姬姜自覺形穢政不敢

居叅門館下士於相國也否則以所業徹於相國歟某

生為人又為丈夫固不可與空生物穢天壤間然書可

成也仲塗十年一闕不遽語之門人程易傳最晚出且

謂說得七分史

闕

修也唐鑑多有好處亟戒開封毀板

新唐書經歐宋名筆猶無一毫前漢義理微密工夫浩

大二事俱難草草文可工也語言妙天下者讀同列一

疏乃遂不復自為人目為夫子者作六經閣記終不可

主公意詩可學也建安黃初暨晚唐幾千百家獨子美

不可擬議江西宗派

呂居仁以歌詩至豫章大出而學者同作共和錄其名曰江西宗派

以其源流皆出豫章也

陳無已以下凡十四人傳衣付鉢

范質舉進士主文和凝曰屈君十三欲傳

老夫衣鉢也

不如西湖處士以水影月香一聯行世苟焉引

筆行墨髣髴聲嗽恐非當行家非不欲爲之不敢易爲

也就爲之如北方竚人見者齒矧

山海經云東海之外有小人名曰竚人列

子書今之世惟古心先生傳遠之書名世之史金石之文

絃歌之詩與易詩書禮樂春秋等不知可與陳無已盡

言否某願執經焉又否則見相國當談政事不談文學

歟某謂六經四書言言是理言言是用一部論語趙普後

先可事兩朝正心誠意四字朱子中塗可持告君彼行河

之禹貢復讐之春秋傷財害民之國服爲息國服謂生民於國所

服之閑農圃類也息者保之使生息也出周禮泉府王安石謬引注疏以息爲利息而行青苗之法惟讀

錯故用錯讀書正要有用書亦正未易讀冠仕冠棄壯

仕壯棄某則不敢一行試吏成公呂氏之官箴西山真氏之

政經一一可以爲訓若臨大事當於六一翁處學來今
之世惟古心先生清忠粹德豐功盛烈載旂常銘鼎彝
與臯伊傅呂周召並不知可與蘇子言容平生本末否
某願問爲邦焉然則某之來無所摯而敢見乎曰不介
不潔不敢見某於道之秋毫百未得一然某之學傳於
先君子績先君子傳於瓜山潘柄復齋陳密復齋瓜山
親傳文公勉齋之學者也學孰大立身行已爲大時若
命謀位與材會不憂不通顯欲得汗青一幅芬芳百世

則實難難故脫凡近志高明陋希世友千古居於家凜
凜乎如處女之在閨處於鄉兢兢乎如懷千金之璧而
行不待謁刺飾游聲人故識面者少不作一皺眉事亦
不受人指點以廷對見君父第一步直透剛腸所欲言
者一落千丈無戚容以一命之士皆可行志求爲步兵
而歸麓冗淹速不屑意人或朝得軒裳暮馳奔車之上
乃獨退然敝戶與孔門冠童者遊

敝徒古切塞也

人或倚一郡

爲北道主人

鄧晨爲常山守王郎反光武走信都晨請從光武曰從我不如以一郡爲北道主人

乃歸郡

竊竊焉俎豆從事之列乃獨謝以為煩願從子弟

尋劉公父子讀書處則某之所存亦少異乎人也昔黃

叔度之賢無一見於外而林宗重之李仲元

蜀人

不持一

字於揚雄之門而法言書之清之不濁者其志潔

林宗遊汝

南往從憲累日方還曰叔度汪汪千頃陂澄之不清清之不濁不可量也

不屈不累其行介

故可重可書今有人焉氏名與二子同志行與二子同

古崖既取之於驪黃牝牡之外矣古心先生天眼一盼

儻歆然曰若士也為子必孝為臣必忠必不讀父書而

敗

趙括

必不游師門而叛必不兩來

張師德

必不三變

商君衛鞅

也商君始說孝公以帝道不聽又以王道不入終以伯道公與語不自知膝之前席也

進而教之

又幸也仰惟古心先生之心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之心也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之心也此心流行天地並生物我同體相國之門未有一人不爲道周德全之士豈但薦藉華寵其身哉某故願先生輔之翼之振德之某之挈挈而來也思拜羽儀如渴如饑五步十步盤紆樊中脩摯師門又何遲也若曰子來幾日然

後求見長者則克之罪大若曰彼亦人耳傲將何求則
愈之過小恃此無恐先生儻與其介也潔也某敢不立
雪以請惟先生亮之



四如集拾遺